明宣宗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宣宗寶訓

宣宗章皇帝寶訓序

朕惟古昔聖帝明王之御天下其功德隆盛凡令告誡之辭皆有以垂世立教若堯舜禹湯文武典謨訓誥之言炳然如日星之麗天千萬世所共仰也洪惟我
皇考宣宗皇帝纘承
列聖尊居大寶德化之盛萬方清寧爰暨
祗嗣洪業永惟帝王之孝莫先於丕顯
先德爰勅儒臣編纂實錄
神功聖烈備載不遺又輯
聖言之諄切者總若干條分類為十二卷題曰寶訓用朝夕覽省嗚呼我

皇考兼文武之資備中和之德緝熙聖學剛健不息是以一令之頒一言之出皆藹然道德仁義之懿足以媲美典謨訓誥者也　朕方遜志務學思迪大猷周書曰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詩曰於乎皇王維序思不忘敢不惓惓服膺用圖無忝謹序諸篇端以自勵云

正統三年四月十二日

宣宗章皇帝寶訓序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聖孝　聖學

英武　謙德　節儉

寬仁　明斷　儆戒

監成憲　論治道

○卷之二

嚴祀禮　納諫　求言

教太子　睦親　戒飭諸王

正風化　謹名分　重名爵

推誠　惇信　防微

繼絕 仁政 勤民
安民 重農 恤民
惜民力 謹財用
○卷之三
寬賦 弛利 崇儒
興學 育人材 求賢
任官 用人 惜才
嚴選舉 重守令 禮羣臣
諭臣下 戒飭臣下 勵風紀
恤舊勞
○卷之四

備荒　恤災異　抑祥瑞
武備　馬政　備邊
任將帥　諭將帥　恤將士
保全功臣　錄勳臣子弟　厚勳戚
明賞罰　賞功　褒忠節
體羣臣

○卷之五

審刑罰　恤刑　正法
寬宥　辨邪正　斥姦佞
退不肖　抑僥倖　郤貢獻
屏異端　懷遠人　馭夷狄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敬天

○宣德元年正月甲辰以大祀

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常習禮殿上

上觀之既諭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曰祭享之禮莫嚴於此朕承大統躬祀

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幾感通之道義等皆叩首而退

○三月乙巳鄒縣民充郊壇户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遞運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户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難可責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户免雜役之令

○九月庚戌行在太常寺奏

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已及時

上曰

祖宗敬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謹守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净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車駕詣郊壇自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毫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

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
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歛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
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上大悅
聖孝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行皇帝喪禮請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自七月初一日
為始
上服浅淡色衣於奉天門視事
上曰固是遺詔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雖加一日愈於已
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皷待漏百日再議

○八月甲申遣鄭王瞻埈還南京謁
孝陵
上謂之曰
太祖高皇帝開創鴻業以遺子孫陵寢所在如何能忘今即位之初政務所係不遑躬謁汝其代行其灑掃有弗虔封樹有弗勤周衛有弗備皆嚴飭之必恭必慎以稱予意

○九月壬寅葬
獻陵先是
仁宗皇帝賓天
上命有司擇葬地得吉兆於天壽山之陽召尚書蹇義夏

原吉等諭之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凡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漢厚葬之患足為明戒況

皇考遺詔務從儉約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為宜遵

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

聖見高遠發於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規畫三月告成至是葬其山周正圓厚岡巒拱揖川源逶迤與

長陵相比云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畧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劬勞之慟終身先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是
車駕啓行丙戌
車駕至
天壽山
上遥望
二陵松栢欝茂因嗚咽流涕諭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慟左右亦皆感泣
○五月乙巳
仁宗皇帝小祥
上躬祀凡筵出御奉天門謂侍臣曰
皇考聖仁愛民如子万為國家培固基本以遺子孫而遽
上賓傳之於朕今及小祥豈勝哀感因嗚咽流涕
○宣德三年二月丁卯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謁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

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析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决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獻雖
小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太后輿登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德皇太后悅酌酒賜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飢寒則吾母子斯樂可永遠矣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上及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宫

○九月癸亥

上巡邊大敗虜寇駐蹕鐵將軍店還諸將索虜巢穴未至以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宜少俟諸將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必不可待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師

○宣德五年二月庚辰

萬壽聖節

上詣

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朝受賀諭文武群臣曰朕初度
之旦上念劬勞大德夕切於心幸侍
聖母皇太后洪福萬年每當茲晨奉觴拜慶伸婉愉之誠
致天倫之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群臣應宴者
悉於光祿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癸巳
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等諭之曰
皇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寘每諭朕曰

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
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歟義等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勑五軍嚴備有司供具越二日上躬櫜鞬騎導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感悅山呼之聲震動林野是日駐驆沙河上侍皇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天壽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
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來兩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盖欲知稼穡之
艱難自嗣位以來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
作追思往事愴戚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車駕至陵下上易浅淡服先詣謁陵畢徘徊陵下召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曰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寢殿皆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增益又曰皇考遺詔山陵務從儉約盖平日仁民愛物之心不忘於彌留之際朕不敢違越士奇等對曰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胡濙至文華後殿諭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進壽觴
太后甚懽朕及暮還宮不覺亦醉既覺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慶澤
聖母之訓教今田穀屢豐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天倫之樂可謂幸矣又念國事賴卿等旦夕同心協慮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少傅楊士奇等諭

之曰朕念我仁祖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皇帝維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皇帝汛掃姦回再安宗社我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當思我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

聖學

○宣德二年三月己酉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畢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

上曰然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

上退朝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曆

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臣對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是蓋天生聖人為後世法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十月庚寅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廢亂臣賊子接迹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

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鮮生民之塗炭遂賜講臣坐命左右賜菓茗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内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踈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

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亂治所由異也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顧謂少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

○七月戊寅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宣德九年十二月辛酉

上退朝御文華後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

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英武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之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曰今朕親督師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所擁悉非能戰之人願假臣二萬卒保為

陛下擒之不足仰煩

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分遣諸將嚴各城守備中外戒嚴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細許自首免罪給賞勑各處守帥以兵從征庚辰

車駕至盜山陽武侯薛祿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城下高煦約以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進曰軍臨敵境尤宜慎重古云師行日三十里況萬乘親征兼行非所宜也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亦進曰前軍已至樂安彼知大軍在後或設伏林莽間伺我不虞況百里趨利兵法所忌請少駐兵廣哨望而後進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直抵其城下則彼為阱中虎耳雖有爪牙將安施乎況彼以反為名烏合之衆人懷疑貳閑大軍至兇兇為計不暇又豈能設伏禦我乎卿等無過

慮也遂行辛巳昧爽抵樂安城下壬午高煦就擒

○宣德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邊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天遣此寇授死耳召諸將諭之曰孽虜無能爲也今須擒之不可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大軍並進慮緩事機先以鐵騎三千進出其不意翕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乙卯

車駕出喜峰口明日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

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攻之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射虜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大獲其生口駝馬牛羊輜重

謙德

○宣德三年九月庚午
上巡邊還至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上覽表竟以示近臣曰稱道過矣朕於虜寇初不過嚴備之耳豈有意誅剿之而虜不悛其惡朕安得坐視民患而不救至於誅之擒之皆

天與

祖宗之祐將士之用命朕何與力焉

○十月辛巳直隸常州府進秈米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

上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熟頗慰朕心濙對曰

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心所欲天必從之

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

御批荅曰祗敘

祖宗恭養

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

祗念

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群臣同心同德

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四川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

穗五穗者時

太廟之側産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部臣請

表賀

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豊年之慶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來

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産於
太廟側實
天與
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牟來之詩必歸於先公
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戊戌行在欽天監奏含譽星見群臣上表稱
賀賀畢
上諭群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内粗安皆由
天地
宗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群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罔有怠心庶幾共保福禄於永遠

○宣德七年八月辛丑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二十莖莖十餘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岐或一節一岐者

上覽之謂群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此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

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

天地宗廟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内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賀

節儉

○洪熙元年八月庚午行在工部奏内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匹請下蘇杭等府織上曰供應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十月壬子行在工部奏製造御用膳亭及器皿所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宣德元年二月庚辰司苑局言種蔬上供當用穀稭三千束蘆蓆蒲五千餘束例於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勞費百姓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戶部奏光祿寺明年所用廚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祿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于民

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樽節不可過中

○宣德三年四月辛酉行在户部奏内府供用庫歲用香蠟銀硃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

寛仁

○洪熙元年十月乙巳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李英至京進所獲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謂兵部臣曰番人作過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惡足矣童子何罪即遣還本土無父母可依者付各衛令善養之

○宣德元年八月

上親征樂安州癸未

駐蹕城南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今高煦就擒與之同謀者數人罪不可赦其餘軍民被脇從者一切不問其榜諭安業勿有疑畏仍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官撫安軍民

上諭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謀首惡外其餘一切不問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

○宣德七年三月乙酉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

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蟊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以誅有罪彼皆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之

上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今雖殺賊官軍亦豈得無損朕之意但欲两全之庶幾不愧天也

○六月甲午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天氣炎熱見繫罪囚宜速決遣輕罪有例者皆如例情重者具實奏聞復命法司凡強盗病死獄中但驗實勿斬首先是強盗死者例悉斬首至是

上憫之以強盗罪惡當斬戮死人則太過故罷之

明斷

○洪熙元年夏
上奉
命往南京
仁宗皇帝不豫馳書召
上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言
仁宗上賓臣下未敢以聞但言茲正戒嚴之時宜整兵衛
而後行或勸
上從間道行
上曰
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虞且予始至遽還非衆所測況
君父召豈可稍遲遂由驛道還北京

○六月壬寅上自南京還京城以仁宗皇帝上賓戒嚴已久上至之明日召英國公張輔諭之曰山陵之期尚遠今天氣炎熱戒嚴甚久將士煩勞其悉撤之輔等對曰殿下未正大位軍衛未可撤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即日解嚴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行在戶部言駙馬都尉宋琥奏求白河邊廢地牧馬其中間有民田四十七頃上曰人與馬孰重此輩生長富貴恃恩恣肆豈知輕重須

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廢地與之但有民田勿與

○宣德元年八月癸酉

駐蹕氷河鋪顧謂侍臣曰朕待諸王皆厚至如漢王以其皇考至親待之尤厚何為而反耶侍臣對曰彼蓄反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馴者

上曰試與卿等商之彼計今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以為巢穴或曰彼往時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計之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况大將軍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護衛軍父母妻子皆在樂安肯棄之走南京乎且高煦臨事狐疑不決外為誇詐

中心實怯今敢猖狂為此一則輕朕年少且新立衆心未附二則料朕不能親出必遣將來討彼得以危言厚利誘之以僥倖成事今朕親征其新聚之衆已膽落又敢出戰乎况天下無事無故弄兵以毒生靈天地祖宗豈容之大軍一至即成擒矣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行在都察院奏山海衛指揮趙忠領軍備禦開平歛軍財行賂求回原籍而私有其半事發當降用今所領軍以忠能恤下告乞復其職上曰彼能恤下曷為科歛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賄求之朝廷賞罰至公有罪不懲何以令衆小人敢以私情撓公

法耶不聽

○四月戊戌

上御奉天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會寧伯李英言西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撥五十人赴京隨從滿歲而更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是

太宗皇帝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求其意蓋欲自隨非為國家計也舊制在京公侯伯皆無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英言不可聽

○九月壬戌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以哥吉河衛指揮兀能哥等入境剽掠送京師法司訊之兀能哥等云初入

境求貿易耳實非剽掠

上曰此或實情剽掠則當有兵器命釋之

○十二月己卯臨洮衛指揮李敬千户王瑀嘗與臨洮府推官許疊同捕強賊敬瑀畏賊退縮解鎧甲腰刀付民丁赴鬬民丁奮鬬直前皆有擒獲疊嘗奏之敬等聞之懼得罪遂誣府官受贓事

上命陝西按察司逮問且諭都察院臣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虗實不可枉人已而語侍臣曰此必指揮誣府官忿府官前所奏也武臣國之爪牙一有調發當奮不顧身今遇小寇輙畏縮設遇大敵豈能奮勇成功乎

○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初監察御史李驥巡通州倉遇軍

斗高祥等盜糧執而鞫之祥父妄告祥同張貴等盜糧驥受貴等白金縱之不問而獨問祥行在刑部論驥絞罪驥上章訴冤

上曰御史既擒盜豈有受贓之理若其受贓即此事泯滅不發安肯尚存事端命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同訊之驥實冤但應奏不奏當杖

上曰既實冤併免杖令復職因諭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人命至重爾等論刑何為不詳慎驥不自言幾於冤死後將何以使之禮等頓首謝

○五月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

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

上怒命杖之一百以百斤枷號令警衆

○宣德六年二月己未上元縣人王拜住年十四為陳氏養子其父死生母貧行乞於途拜住遇之哀哭不告養母以情訴於官乞歸養生母養母聞之訟其詈己刑部論拜住死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陳氏養母之恩豈能踰生母遇生母行乞而不動心是禽獸也今歸養生母但失於不告養母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終養

○六月庚子先是直隸定興縣民王林子鎖定輸草虗買

實收事覺行在刑部四川司鞫治林當斬以瞽得贖大理寺審允以奏

上曰瞽者能輸草乎更詳審之勿使無辜受枉姦慝倖免遂下刑部再問林瞽實鎖定冐父名代輸用白金綺賂收草千户張敬虛收至是覆奏

上以刑部大理寺堂上官治獄不謹姑宥其罪而罰刑部四川司并大理寺左寺官俸三月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管官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鞫問而原告皆逃被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此不難知盖小人始造誣詞及

當質對恐露實情則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滯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還職役而嚴督追捕俟捕至與别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宣德八年正月甲戌常州府知府莫愚朝覲至京有府吏告愚受贓等事愚亦言此吏嘗盜用府印及犯他罪論徒而逃所告臣事皆誣請與質對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朕選用郡守責其除姦可使為姦人反噬即杖吏一百發赤城充軍令愚復任

○宣德九年八月戊申遼東都指揮黄順王祥張榮等五人赴任至薊州分宿民家榮酒醉自刎死榮弟永等報順順與祥等疑其事擒永遣人械送行在刑部鞫治永

永堿順擒已遂誣順殺榮逮順至論謀殺重罪順妻訴寃枉法司久未決

上曰順何有惡於榮且何所圖之遣御史張聰詣薊州榮等止宿處覆實其所舍之家皆言榮畏往遼東守邊坐卧口語不已晚因醉遂自刎實非殺死聰還奏

上曰朕固疑非順所謀苟不審察其寃曷伸今得實矣即釋順還職併榮弟釋之

儆戒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

丁書謂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

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兢惕因賦雪詩以志不忘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爲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上不許勑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

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勘歟朕尚圖修省以仰荅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十二月庚辰朝罷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

上視閱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别録而為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徧于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

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之德嗣

祖宗大業為天下生民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于群臣戒警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宣德七年七月庚辰

上燕閒閱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

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監成憲

○永樂八年春太宗皇帝親征北虜命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時諸司政務塡委且師行之際調度輓運事煩左右有言艱大者上曰祖宗悉有成法惟遵行之耳

○洪熙元年六月丁巳主事陳艮建言武職亦須考覈黜陟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職以功爲秩次子孫承襲者試弓馬有罪者論功定議

祖宗成憲如此毋庸他言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朔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二年九月丙午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昨四川龍州奏地連生番近遭攻刼盖緣州治勢輕請陞為宣慰使司築城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業已令卿等議今思之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盖因失於防慎若能覺察豈致蹂廈且彼土人若有征調聚則為兵散則為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樂從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盖乘勢要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

上朝罷謂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曰朕近著一論

以曹參為說卿等試觀之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參何之相業著矣參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民後世謂之以為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當守祖法為輔相者固當清靜處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參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高祖立國之不易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觀其居齊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擾獄市至為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為丞相史吏刻薄者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躭於酒而塊然不事者孰吾固曰參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

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李沆第一則亦泰之心也有不爲泰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宗以獘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誼述三代非泰所能與也然國家用泰未至乎病民泰其未可深誚哉士奇等觀畢

上問曰卿等以爲何如士奇等對曰此誠確論自古創業之君輔運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憲至精至密子孫奉而行之足以爲治若變亂紛更必致禍敗往事昭然可爲明鑒

陛下所論非惟得泰之心實萬世繼體圖治者所當取法

○六月戊申

上閱
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與群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
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之暇復製
祖訓一編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
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
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

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為彍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德六年二月丁未陝西平凉衛指揮僉事哈剌苦出奏永樂中嘗選本土軍民北征師旋之日軍歸原伍民還原業今慮或有征調未經操習馬匹衣裝皆無素備請以原選之人免其遠差令之操習每月朔望點閱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

太宗皇帝慮事周密其立法已定不可改更命悉如舊

論治道

○宣德元年正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之道

上曰民為國本閭里小民或阽於飢寒或困於征徭或為豪強所抑豈能達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

至失所侍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以副

聖意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帝王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蓋以此也然以今觀之九載而後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獘多矣今在外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貪婪不律者即糾舉之最為良法朝廷擇守令固為急務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有不待于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賢否為功績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侍臣進講貞觀政要

上曰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盛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亥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惡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

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八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户口盛衰侍臣舉夏禹以來至高宗户口盛衰之大槩以對

上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

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之大戒

○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慚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

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
太祖高皇帝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尤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七月己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

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宣德八年正月癸酉

上宴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徭薄賦足以致富廢興舉學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四月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皋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

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呉之後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内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至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内興明帝明敏有机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為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況

羗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冦遍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　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佩昌

嚴祀禮

洪熙元年閏七月癸卯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郊祀及各壇祭祀犧牲請如例遣官齎鈔往保定及山西諸郡收買上諭之曰此奉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犧牲必依時值毋

一毫損民苟有怨咨神不顧享舊制凡買祭物直隸移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嚴督使無瀆慢爾等其勿違舊制庶幾稱朕敬天地祖宗之意

○九月丁未太常寺奏歲暮孟春當享太廟而犧牲瘠小請於順天府預買餵飼以備用上從之諭府尹王驥曰祭享大事犧牲不成豈可以祭若低價抑買人情不懌神亦不享爾宜慎之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太常寺奏祭祀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

卿等佐朕事天地事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粢盛之薦極于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乙亥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祖陵皇陵及歷代帝王陵寢嶽鎮海瀆等神諭之曰列祖陵寢慶澤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鎮奠宇內及聖帝明王皆朕所向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禮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

徃慎之

○壬午尚膳監奏奉先殿祭器及帷幔歲久浸漶上曰祖宗神御所用皆宜鮮好其令工部新製不可苟簡儉薄

○壬辰南京守備太監鄭和等奏天地壇山川壇殿廊廚庫俱朽敝請加修理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祀神國之大事其祠宇皆當完固況郊壇山川壇尤重其令南京工部即發匠脩葺

○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

太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適當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上曰此祖宗以来定禮今以為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辰北京犧牲所養牲百戶業青坐罪罰工當復職上曰國家重祭祀凡與其事者皆選清慎之人養牲卒有過尚黜況官乎責調外任別選無過者補之

○三月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請買之平陽府

上曰朕昔侍
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
聖意惓惓以事神為重以愛民為心蓋事神之物買之民間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雖以奉祭神豈歆享天之視聽在民爾等當體此意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四川萬縣儒學訓導李鐸言各處從祀先賢名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
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昔我
太祖皇帝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惟於先聖先賢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速考正頒示天下

○二月己卯

上退朝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爲重事洪武中嘗選無過犯惡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專供此役更無別差

祖宗禮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毋有褻慢

○四月丁丑總兵官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俱設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爲民祈福宣府久置軍衛請如郡縣立壇致祭行在禮部言宣府邊衛似難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爲人祈福軍衛獨非吾民乎其准所言令於農隙之時爲之

納諫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咸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德五年四月辛巳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而納之不為迕豈不所得者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

咎不以為恥不若己不為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為人君者當以太宗為法

求言

○洪熙元年閏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輔等建言驛站養馬等事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希求進用

上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如例會官議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宣德二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請取大同諸衛軍匠在京執役者家屬至京凡二萬餘人

上以兵備國家重事不可減徹不從謂兵部尚書張本曰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河南非辛毘切諫不能止朕嘗嘆魏文躁急不知民艱方以茲自儆卿等於事之不利軍民者茍有所聞必為朕言之

○六月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勅責之曰朕欲聞軍民休戚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不切於軍民利病卿為國大臣豈當不識朕心勅至凡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詳具以聞慎勿應故事而已

上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飢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朝臣往還御史廵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廵視冀聞其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令

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德四年正月己巳

上罷朝御齋宮學士楊溥侍

上曰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四月庚辰監察御史張純言四事
上皆從之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及百工技藝之人皆許言事況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倚信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諭之若當言不言以失職論

○宣德六年三月戊辰巡撫侍郎周忱請蠲松江府被水淪沒官民田粮又官田古額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
太子太師郭資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粮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止何為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宣德九年九月戊子

上率師巡邊駐蹕懷來夜召侍臣楊士奇等至幄中問道途所見對曰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

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對曰臣曾過道傍人家問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二三歲皆不及

上喜又問軍士道中擾人否對曰雖未聞擾人但行軍常須警飭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製詩數篇諭士奇曰此朕馬上遣興也士奇拜觀畢

上命左右取楮筆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見有當言者勿隱

敎太子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賜
今上皇帝名且以璽書諭之曰朕為天下之君爾為朕長
子所以正國家之大本承萬年之天序皆在于爾今賜
爾名為　夫祁者至大之義鎮者安重撫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廣民庶之繁所係甚重必有至大之德
用能膺之惟誠惟敬永奉
宗廟
社稷惟寬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為至大而上
天之眷祐下民之歸戴皆本於斯爾其敬之服膺惟永

○二月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
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

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樂餌以教子孫詞簡義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備具又親為序以致惓惓之意云

○宣德九年三月己卯群臣以初朝
皇太子賀
上於奉天門奏曰
皇太子龍姿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生民之福謹以為
陛下賀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雖美天資尤須學問古人云蒙以養正將來尚賴卿等講論贊輔以成其德庶幾天下受福

睦親

○洪熈元年七月辛卯趙王高燧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閑地而護衛軍無地置營請令有司勘實撥賜

上從之諭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曰細民有不得所朝廷當與處置況親王乎且裁有餘以補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

上以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選授比以宗室蕃盛選之難悉得人乃致書諸王曰自今婚娶或有不及時者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冊誥儀物諸王便之

○五月丁酉永興王府鎮國將軍志墋奏請從人命秦王

於西安護衛量給秦王奏護衛官軍俱有他役而永興王府自有校尉五百人請量給與之上曰是秦王不愛弟也擁三護衛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分之何其不推恕心命兵部於西安三護衛以五百人給之

○七月辛丑趙王高燧奏今之國彰德北京廣有倉原存祿米八百五十石請歸之户部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趙叔至親今方就國正資用度祿米在北京者姑從所言即令平江伯以所運粮米如數送彰德償之

○十二月庚午行在户部主事李儀上疏言高煦作逆今

已討平趙王高燧嘗與同謀宜去護衛兵以絕後患上覽所言謂侍臣曰漢趙雖兄弟然兄弟亦有不同德者今事未著何名而奪其兵且朕惟此叔當厚以待之誠以感之彼其心獨無天理耶宜寢勿言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御武英殿觀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堯協和萬邦本於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蓋帝王之治皆自親親始

○宣德三年五月戊辰先是朝廷嘗命洛陽中護衛左右二所軍建伊厲王享堂及修葺宮宇免其下屯至是河南都司應虧子粒取軍回屯種伊王顒炴以聞

上諭工部曰伊府軍士朕已免其下屯虧子粒與虧宗親之恩孰重軍官不識大體將使朝廷失信於王其速移文止之

○六月辛卯遼王貴烚奏請以前荊州府教授陳紹先為本府紀善永興王志堞奏舉隴西縣學教諭馮益為教授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王欲親近儒者講論經史且資輔導此意良嘉其從之吏部言選才授官出自朝廷王豈可自擇

上曰朕推誠以待宗室不必校此

○七月丁卯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

邪織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命內官楊禮移郢靖王宮眷居南京舊內勑太監王景弘等每歲時朝暮衣服飲食百需皆內府依期給之仍時遣人省視不許怠慢先是上謂侍臣曰郢靖王無嗣其宮眷尚留安陸國中無主朕欲移寘南京舊內庶供給皆便於義何如侍臣對曰此陛下親親之仁處置當矣遂有是命

○宣德五年三月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家奏湖廣大藩楚王兵彊國富又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銳運粮北京就留操備則翦其羽翼矣

上不納顧謂侍臣曰從來楚國無過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粮一時權宜運畢則遣歸拘留操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軍士之心鄙哉瑄也

○甲子寧化王濟煥奏本府舊除教授一員後起送吏部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學請除教授俾專訓誨上謂行在吏部臣曰人未有不學而能成才德者苟失時不學縱有美質亦徒然矣宗室子弟其伴讀教授有闕宜速選授不可稽誤

○四月癸未玉牒成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以進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泝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如遠宗帝堯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唐上曰然

○宣德六年六月丙辰建昌府知府陳昂奏荊府承奉蕭韶彊占民家池塘土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縶縛搒辱軍民掠取財物上諭都御史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禮王亦安分守藩凡此

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於王王之令德悉為所累其取韶至鞫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治之凡所侵奪百姓者即令退還禾稼計畝給償遂遣勅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宣德八年四月戊子監察御史王紹等劾奏應城伯孫傑往蜀府行喪禮受文綺白金工部主事張魯為瀋府治壙受鞍馬金幣又聞比者朝臣以嘉禮詣王府者皆受饋遺當明正典刑以勵廉恥

上曰御史言是昔
皇祖嘗言凡朝臣以事至王府者惟酒食待之不以財貨若與之出於王意猶可豈當需索近頗聞有尚寶司丞

至楚府王已厚與鈔幣又逼求白金形之詞色王執禮終不與此禮部不擇人而遣也然朕聞此語於一人更俟詳察而後罪之今御史所奏者姑宥其罪凡所受皆追入官禮部仍移文各王府長史司使啟王今後朝廷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戒飭諸王

○宣德元年十一月己酉汝南王有勳數奏兄周王有燉之過

上知有勳之曲也遣書諭有燉曰過雖在彼叔宜篤愛弟之心不足與校因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讒言致忿馴至鬩墻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

愛敬則自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猶矣此言最好凡為兄弟者皆當以此存心

○宣德三年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俾戒戢下人勿為非明日鄭王瞻埈等入謝又諭之曰在下小人所為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蠹愛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親愛乎小人者其為害甚於蠹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制矣

○宣德六年十一月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驥以冬至行禮來遲械繫於獄而詬辱之事聞

上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遇節於大廷行賀禮亦皆於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朕於王府官每禮待之未嘗厲色盖以親親之故也縱令知府有過王當以聞朕自有處置豈可輒加威福此皆長史典儀承奉之過致書伊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枉下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正風化

○宣德元年四月甲戌安東屯衛指揮僉事姜通奏為其子裕聘朔州衛指揮使周忠女為配今已二年近為平陽王選妃不得成婚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風教所關昔

唐太宗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聞其已許陸氏遂罷之亦是重禮教忠女宜歸姜氏令平陽王別選妃

○五月庚子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刲肝煑液飲之而痊宜旌表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六月庚寅旌表孝子權謹等孝行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孝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為善旌表之意正如此

君權謹則朕所知謹質實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見而思奮其於治道豈不有益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歲問罪囚數萬餘應死者六百餘人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輕犯法如此蓋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庶幾有成濙等頓首受命

○五月丙午行在吏部奏監察御史俞俊居親喪不守禮法因與下人有隙誣以罪輒自拘問有虧孝道

上曰古人居喪自有禮節豈與外事況為御史尤當置身

禮法之中今悖謬如此豈可用其黜為民

○七月乙卯

上諭禮部臣曰昔

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

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有冒犯盖緣不知故爾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諭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倫為先五刑三千不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貪受賕賂寬縱不孝吏之壞法莫甚

於斯自今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為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决斷悉令送京師如律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為定例

○五月庚申行在通政司奏神策衛經歷郭豊考滿當受勑命封贈父母其父尚存誤作已故申吏部今自首乞免罪

上曰事固有無心而錯誤者然父母存歿豈當有誤於此有誤即平日所治職事可知不准所首付法司治之

謹名分

○宣德三年十二月甲午初寧王權言儀賓品秩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考定其儀禮部奏洪武禮制云郡主儀賓秩從

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頒行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尊卑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無僭越重名爵

○宣德四年六月丁酉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文官久任有政績者給誥勑以示奬勸勸懲有道則人勉於善而恥於不善爾等其循舊例但受誥勑之後有犯贓者追奪未授而犯者勿給

推誠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

上以廷臣清理軍伍凡有重役不與歸併致其紛然陳訴諭兵部尚書張本曰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倚信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懐疑畏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宣德三年九月丙辰

上巡邊出喜峰口擊敗虜寇分遣諸將搜搗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

上曰虜獸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惜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素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數日皆獲虜口及馬牛羊來獻

上喜命中官賜之酒饌而飲以大金爵并爵賜之顧

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則下思保身免禍誰復盡心昨者如惑於人言豈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信任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審處得宜耳漢用金日磾何不可也

惇信

○宣德元年二月庚午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間應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來各處有司多言戶部不除舊糧總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豈不失信民糧遠運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將復荒卿等宜遵依詔書無

失人心

○辛未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言各處逃民近奉詔書令其復業逋負稅粮悉為蠲免歡騰遠迩莫不來歸今戶部仍徵前所負租原其舊徵久棄生計尚無若復追徵則恐又逃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逃民初歸固當寬恤大赦之後何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累年逋負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與蠲免

○三月庚戌巡按監察御史姚震奏山東諸州縣夏稅小麥奉命折鈔已徵在官今戶部仍追小麥乞准鈔為便

上從其言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前

行折鈔復改徵麥何以取信於民卿等朕所倚任切須留意

○七月乙未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稅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稅但舊聞詔書所蠲戶部每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傷未甚多方沮格致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

○九月己未廣東始興民李克廉奏永樂八年犯徒罪發充交阯化州驛夫歷十五年遇赦始歸今化州復取供

役虛負

聖恩乞矜免

上命釋之諭行在兵部臣曰徒止於三年今已十五年且遇赦矣有司不恤下情又失朝廷大信用不得人如此其行外有司令遵詔書不許故違

○宣德二年八月甲戌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頗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為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聞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

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
陛下所賴
陛下明斷耳

○宣德三年四月丙辰行在户部奏去年十一月頒降詔書宣德三年税粮塩粮以十分為率蠲免三分而今年郡縣實徵粮數未報擬差官催促并督粮税之當徵者
上曰免粮以寬恤百姓比聞有司多違詔書但用舊額徵粮不顧失信於民今徵粮必依詔書使民受惠遣官催辦亦當選擇廉不擾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癸亥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九江府歲辦蘆柴瑞州府塩鈔宜從詔書例蠲免停徵

上謂尚書吳中胡濙曰詔書布大信於天下為大臣者乃欲使朝廷失信耶其悉免之歲徵塩鈔本欲鈔法通行民既飢窘皆須停徵毋為苛擾

防微

○宣德元年七月己亥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番邀刦朝使命臣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寇刦掠是其常事

乞勿加深究

上諭尚書許廓等曰邀切朝使豈可以為常事自古冦患常起於細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漸今廣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詰之令具實對

○四月辛丑御史林英還自山西言汾代等處多強盜

上曰山西有三司又命李謙鎮守所宜察姦禁即以圖安輯今強賊不制豈以為小盜不加意耶涓涓不已將成江河豈可使之滋蔓遂遣勑切責謙等令發兵捕之

○六月乙巳朔州衛指揮王瑛私役軍卒出烟墩十里為虜寇所執卒後逃歸白於千户谷勝勝與瑛等議匿不以聞事覺

上曰自古禍亂之興皆由小人苟近利而忽遠慮每以小
事為無害隱而不言養癰長疽遂至狼狽今虜寇偷竊
雖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惡漸不可長令武安侯鞠之定
罪以聞

繼絶

○宣德元年四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
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其
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伐

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傷人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王毒害國人

太祖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絶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氏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太祖皇帝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隱惻故即位之詔施恩於特厚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原吉對曰

太祖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
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於卿两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
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明日士奇
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两人意與朕同第
未可以遽言耳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諭之曰前者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若從所言恐中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之世夏徵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矣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祖皇帝初定交阯即欲為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等為朕再思果以為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志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十月癸未成山侯王通遣指揮闕忠同前安南國王陳暊三世嫡孫暠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請復其國

上覽表以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貢及賊臣篡弒其主毒害國人

太宗文皇帝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我

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嘆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

王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陳氏既有後宜與之群臣皆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與之實便

上曰論者不違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於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等齎詔往交阯罷兵且詢暠果陳氏之後則復其國

仁政

○宣德元年四月兵杖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訴乞免役上問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匠以萬計何必此兩人古之仁者不以羸馬駕車爾等亦可謂忍人矣其即免之今後一應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五月丙午陝西淳化縣丞吳璧言自京師通州至河南兩岸多漂流骸骨乞官為瘞之上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文王仁及朽骨丞所言當從

之其即施行勿緩

○十一月戊戌

上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養濟院毋令失所

○宣德三年十二月庚子立春

上罷朝御左順門禮部尚書胡濙等侍

上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脩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庚申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念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免失所令有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宣德六年三月丁丑

上退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論養民之道而嘆井田之難復

上曰朕謂為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省徭役薄稅斂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

栽種官常點視

上諭行在户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即移文天下郡縣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宣德九年五月壬午

上諭順天府臣曰比聞京城内外工匠罪人有死于道者無人收瘞暴露旬日此必窮苦無依者其令五城兵馬及大興宛平二縣時常巡視遇有露尸即收埋瘞

勤民

○宣德二年二月丙子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聞者豈足乂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為成憲歲之豐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宣德三年二月壬午浙江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謹諸閘積水灌田比因大水壞閘而並鰲大浦湖漈舉嶼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糧稅多欠乞為閘築
上曰水利為政急務使民自訴于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工部即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當興者命有司即行不許坐視

○宣德五年六月辛未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為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順乎天時

上曰為治之道敬天勤民為本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政周協五紀皆為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脩舉則漸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意上觀天象下驗庶物以脩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存可考大抵為政貴有實惠及民

○九月丙午巡撫侍郎成均奏蘇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澤

調均至六月禾皆茂盛秋成有望

上謂侍臣曰朕所憂者四方旱澇況蘇松諸郡國用所資今其地雨澤及時良快朕心但未知他處何如耳

○宣德六年三月壬申

上以時雨初降四郊霑足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農務正殷而雨澤久闕朕夙夜在慮夜來此雨殊快朕意士奇等對曰

聖心惓惓念民天必鑒格

上曰朕承

祖宗付託未嘗敢忽遂命尚膳賜酒饌繼出御製喜雨詩

賜之

安民

○宣德元年四月癸巳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還時山東久旱禾麥焦枯民飢流徙

上聞之諭兵部工部臣曰近数有言山東旱飢朕寢食不寧夫治國在安民無水旱之災民足於衣食則安今民未安而湯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聽受約束稽覈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必驚駭逃者所以益衆令兵部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還衛一切買辦皆停罷

○宣德三年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長老人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不易治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猶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統期於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惡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

聖諭莫不稱慶

○宣德六年五月甲戌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初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彥真等出沒刼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諺有恒言賊盜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遂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古人有單車諭賊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駭散者顧方畧何如不在興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巡捕

重農

○宣德元年二月戊寅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鐵

熟鐵請於江南收買道遠恐不及期擬於遵化鐵冶先運以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運尤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受害而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五月戊申早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軍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

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宣德三年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恊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困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至於元成之間朝政固有乖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壬辰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命書勅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遣歸農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在春去冬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觀田隴間尚未有耕種者心為之憂今雨連日皆霢霂不驟遠邇霑足甚慰民望士奇等對曰惟

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戊申

上謁二陵還道中遥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

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羅拜呼萬歲

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途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宣德六年六月丁未

上罷朝御左順門出御製閔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璡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

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為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

○宣德七年九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蚕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蚕勞勤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

以賦此也

恤民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值

上覽之謂侍臣曰科買諸物每令實與價值虧益上則為損民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八月癸未以直隸及浙江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卿胡槩等巡撫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為生民主恩澤所施必先貧弱豈知姦豪為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豈茂其命槩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

其所

○九月乙丑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買沙魚皮造鹵簿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產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凡物之需當隨土地所產沙魚皮產於近海郡縣此何以責京民其給官鈔就出產之處買之庶不擾下

○宣德元年三月丁未

上以春雨頻降召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等諭之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祗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

春孟以雨澤似覺秋成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阽於飢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均徵徭役勸課農桑貧乏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四月辛巳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等府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無雨雪麥苗焦槁工部派買顏料甚急乞暫停止尚書吳中言顏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

祖宗所不忍爾可以苛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壬辰行在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粮賑濟而未見開報飢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給之

上曰民飢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捄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飢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從實取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納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墾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此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壬子山東泰安州奏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粮二萬一千三百石賑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多因逃徙復業未有償官欲待年豐悉償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逃民初復且當優卹豈可遽責之償朕常慮有司不體人情今所奏良協朕心其惟所言聽家業已成之後年穀有收則令償官

○八月庚申行在戶部奏徵歲用馬草

上曰古者納緫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减省毋困民力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四川叅政李衡奏戶部令民運河州茶六十萬斤赴陝西令勦捕番冦方運軍餉民力不足乞暫停運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蜀地險民貧今方用兵供給實難安可復以不急之務擾之民擾則不安不安則怨怨則為

非宜從衡所言止勿運凡諸司有買辦於彼者悉令停止

○閏四月甲辰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七月乙亥青州民劉中等二百餘户因歲歉流徙至北

京棗強縣二十餘年有司欲追遣山東中等奏乞附籍棗強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而已又曰唐宇文融撿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獘逃竄盖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陝西綏德州奏去年旱灾州民艱食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粮運茶之類乞稍寬之

上覽奏以示行在戶部尚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捄焚豈可以緩運粮可酌量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宣德五年七月丁巳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行在户部臣曰人情皆欲安居誰肯棄業他徙只緣有司不善撫卹横征暴斂致其如此比聞漳州強賊皆是逃民罪雖可誅情亦可憫推原其始責在有司爾即榜示各處戒約務從寛卹若有擾害致其逃亡者必罪不貸

○九月戊申

上諭兼掌行在户部事兵部尚書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因有司失扵撫字及富豪之家施貸取息過虐以致貧窘流移外境既招復業蠲貸租免差徭以優卹之尚慮貪墨官吏并豪民仍前肆虐爾户部榜示天下嚴禁約

之并勸諭親鄰同里之人協助周卹有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庚寅初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奏陽曲縣民張福等逃居大甕寨請發兵捕之

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差頻煩為有司逼迫故耳加之兵則傷其生但令府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復業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戶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君所遣非人下情猶未能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仁民惟在擇守令守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

上曰然

○宣德七年二月己未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上曰軍伍當清若果户絕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朝廷在於得軍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訴訟紛紛不知軍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以朕意是是非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十月己未山西平陽府蒲州萬全縣丞何福全言本縣民充軍及死亡所負粮草悉屬存者代納又令運送京師及邊衛民不勝敝比又令民辦納薪炭乞蠲所負而粮草之運輸者止就近處併乞止薪炭之役上謂行在户部工部臣曰山西土薄民貧朕恒念之加以

徭稅如此人何以堪自今粮草輸官者改就近地荒地租稅及薪炭悉蠲之

惜民力

○宣德元年三月丙申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艱食而脩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還京

○戊午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萬全右衛城在德勝關口地高乏水宜徙於近城七里宣城堡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勞軍民唐太宗時有請修古

長城發民乘堡障者太宗曰當掃清沙漠何用勞民遠
修堡障此役姑止

○宣德三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人夫
在京用工者今當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艱食者多自給未能安可役之凡
被災之處一切停止見役於京者即皆遣還

○六月辛卯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今天氣炎熱工作未休卑民
勞苦其必不可已者略加繕完他不急之役皆罷之

○十二月庚子行在戶科左給事中許佩等奏六科俱合
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

上曰近日稍有營建言者多謂勞民朕皆從所言已之況六科規制已定且歲歉當息民亦姑已之

〇宣德四年六月丁丑

上退朝御奉天門召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諭之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為甚其民艱難所宜寬卹比聞工部採辦竹木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為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為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〇十月癸未行在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應朝貢而北京會同館廬不能容宜預增修

上曰四夷朝貢皆承
祖宗之舊昔能容矣今日豈便不足但脩葺其壞者不必
增創勞民

○宣德六年五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之曰各廠所貯
材木初採甚難勞困軍民殫極粮賞方得至此朕故加
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若本大材
而工匠斲小用之罪亦不貸蓋時有以事聞於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後罪之

○九月壬戌朔行在戶部奏平江伯陳瑄請再僉民運粮

又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
上曰民運粮已非易事又欲僉點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
行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
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
事尤不可行

○宣德七年正月丁卯直隸興州中屯衛奏去年十二月
所給使臣車輛人夫之數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使臣經過應接煩勞今東
作漸近須愛惜人力其令所過之處量度節省

謹財用

○宣德元年六月丙戌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國家養民今六十年卿
祖宗舊臣朕所倚任在户部四十年矣今户口登耗如何錢穀豐約如何皆當留意制節謹度使國本充實卿亦将有令名於世不可不勉原吉頓首謝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奏南京户部公宇棟梁榱桷多朽腐恐頹壊則愈費工力請預脩理
上從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國理皆如此思其艱而圖於早則用力少而成功不難若及艱難然後圖之則勞費數倍功成不易矣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行在工部奏淮安脩改漕運船所費不少

上諭之曰漕運國之大事脩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淮造船皆豊其貲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減損大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為監戒

○宣德二年七月壬子

上視朝罷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户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遂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敝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至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久也大抵

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固不必暴徵橫歛而國用有餘矣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二 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寬賦

○洪熙元年八月辛未行在户部奏鎮江府金壇縣官民田二千餘頃水灾無収應納粮未免

上曰田無収則民無食尚可徵粮乎即與蠲豁

○九月丙午福建連江縣奏永樂初户口蕃多歲輸塩粮二千餘石後户口減而粮額如舊皆小民代輸

上諭行在户部臣曰計口給塩以米輸官口既耗減而猶准舊額徵米是厲民也即令有司勘實徵收無拘舊文

○宣德元年十一月戊申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劉性善奏武昌荆州諸郡縣旱潦民饑税粮難徵今又該運米百餘萬石赴北京乞寬恤

上諭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曰國與民本同一體民既無食若復逼迫之是不卹民凡被灾處税粮皆令折收布鈔遠運之粮令扵見有倉儲内運米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四川安縣茶户杜思聰訴本户茶株枯槁人丁死亡積欠茶課郡縣責徵日急乞如例免雜役得專辦課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以他役苦之則民不得盡力於此矣即令四川郡縣緩其徵茶户當免徭役者皆免之又曰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取利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課决不可增果虛耗則當減稅課但當從寬耳

○宣德五年二月癸巳勅行在户部曰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

○閏十二月丁未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户部臣曰卹民必有實惠若惠民無

實非卹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旱稅糧多欠積歲既久未能輸官有司催徵逼迫而民愈困四方奏逃亡逋賦者皆以此故朕聞之惻然其宣德三年以前民欠糧稅悉令折收鈔與布絹爾户部定議務得其中無虧于民户部議以十分為率三分折濶布三分折濶絹四分折鈔

上曰如此雖然但布絹濶幅者亦難得宜只隨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朔勑行在户部曰近年百姓稅糧遠運艱難官田糧重艱難尤甚自宣德七年為始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

十日恩例減免中外該管官員不許故違

○辛酉

上諭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此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

○宣德九年五月乙未行在户部奏昨江西宜黄縣耆民李崇政等言縣民連年遭疫死亡者多官田重租艱於納徵乞如舊例折納土産苧布以為民便

上曰舊例折布正以租重故也況今民多死亡何忍復徵米使生者重困乎宜從其言

弛利

○宣德元年三月丙辰行在禮部奏錦衣衛力士甯直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有司採進

上曰膽礬何切於用使民耕則有粟充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小人之言不足聽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

○宣德三年閏四月庚子廣東都司奏番禺縣有鉛沙縣民私取烹煉可得白金鉛錫請官開冶

上曰山澤之利民取之勿問冶不可遽開命巡按御史勘視至是御史何善奏發工匠取沙烹煉所得不償所費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沙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銀

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塡坑洞國家之利不藉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德六年九月丙戌初河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鑛宜開官冶

上命主司鄭誠往同三司官覆勘於是誠等用人力二千七百工止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至是還奏

上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

○宣德九年六月甲戌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湖廣及山西蔚州產木山場宜禁民採伐

上曰卿為國計意甚厚但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

今不必屑屑其已之

崇儒

○宣德元年正月庚子朔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来朝辭歸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孫其
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
必選端重有學行者爾以朕言諭吏部知之

○十月癸未襲封衍聖公孔彦縉来朝既退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
先皇帝於其来朝親定賞賜蓋重聖人之道師其道則愛
及其子孫今當加倍於是賜彦縉金織紵絲襲衣鈔羊
酒等物

○宣德二年七月丁酉改翰林院侍講陳敬宗為國子司業

上曰侍講清華之職司業師表之任秩雖末其任則重亦可謂儒者之榮矣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衍聖公孔彥縉欲遣人以鈔往福建市書慮遠行不敢自擅咨於尚書胡濙濙以聞

上曰福建鬻書籍無禁先聖子孫欲廣搆亦何必言審度而後行亦見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時直為買紙摹印工力亦官給之

○十月庚辰

上臨視文淵閣少傅楊士奇等侍

上命典籍取經史親自披閱與士奇等討論已詢以時政

從容密勿者久之命中官出尚膳酒饌賜士奇等并賜纂修實錄官士奇等叩首謝上曰朕聞有道之治願治之主崇禮儒碩講求治道卿等為朕傅保與諸學士皆處秘閣朕躬至訪問冀有所聞耳稍暇當復至

○宣德五年九月甲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汪奉許子謨為翰林院檢討初監官考滿者但復職至是行在吏部言奉等應復職

上曰國子監官有例復職因是優待儒者但他官九載俱陞職監官獨不可陞乎亦陞其秩仍典教事其陞為翰林院檢討仍理博士事又曰若教官有學術才識出衆

衆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

○宣德七年五月辛未

上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英母卒問尚書胡濙曰英母亦應得賜祭及營葬否濙對曰舊制官三品父母曾受封贈者官為營葬今英官四品其母受五品封

上曰儒臣吾所優禮者況非此母無此子其遣官賜祭仍命有司治葬勿為例

興學

○洪熙元年七月己卯交阯布政司請除府州縣學正官以董教事訓土人庶革夷俗復華風

上曰古稱立賢無方又曰有教無類況師者人之模範用

夏變夷莫先於此其令吏部選除

○十一月辛酉貴州鎮遠府奏本府新設儒學訓教生員期有成效請給廩膳以養人

上曰邊郡開學教夷人若使自營口腹彼豈樂於為學凡貴州各府新設學校未與廩膳者皆與之

○十二月戊辰貴州銅仁府知府周季言本府新設儒學廟堂齋舍未備生徒講肄無所欲發民創構未敢自擅

上曰遠方初開學校若無廟宇齋舍何以事祀飭變夷俗命工部從其所言

○宣德二年四月己巳行在禮部奏天下歲貢生員考試不中者發回原學肄業以寺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

上曰此輩在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未必無成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何况於人今上下偷惰虛度日月是以臨文不知所措循例責罰薄示儆耳宜令內外風憲官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勸懲庶幾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宣德五年四月庚辰南京國子監司業陳敬宗奏先聖廟及太學六堂諸生齋舍皆損壞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廟學以尊禮先師教育賢才非細務其行南京工部即與修葺不可苟且

○宣德六年八月庚戌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材木皆備惟少油鉄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興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而務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育人材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交阯各府州縣儒學選貢生員王憲等至京師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等曰交阯距京師萬里遠離親戚而來須是教養得宜彼方樂學可望其成材爾與學官宜知朕此意其衣服歲賜一如雲南之例

○宣德三年七月庚午行在六科給事中引奏監生王倫等辦事半年例應給賞回監讀書

上因諭倫等曰自古大賢君子通知古今然後能立功名

垂久遠所以國家立法令爾等習詩書又令通政事宜各勉力不惟國家得人為用爾亦能立身榮家顯 祖宗矣倫等頓首而退

○十一月辛未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侍臣問曰國家恒欲人才足用官使得人而才每不足官或曠職何也侍臣對曰人才出自學校學校興不患無人才人才衆多則官得人矣

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

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

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親者於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政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宣德五年三月己巳命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新進士多年少其間豈無有志於古人者朕欲循
皇祖時例選擇俊秀十數人就翰林教育之俾進學勵行工於文章以備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及選其文詞之優者以聞於是士奇等選龐琦逯端葉錫陳璣林補王振許南傑江淵八人以聞

上命行在吏部俱改為庶吉士送翰林進學給酒饌房舍月賜燈油鈔悉如永樂之例復命兵部各與皂隷

上又顧士奇等曰後生進學必得前輩老成開導之卿等日侍左右無餘閒其令學士王直為之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為開發改竄卿等或一兩月或三月一考閱使有進益如一二年怠惰無成則黜之

○八月丙戌

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語及治民事

上曰民之休戚係乎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但

責效於荐舉考課之間蓋求十一於千百也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誠知本之論於今但當崇學重教

求賢

○宣德二年二月乙酉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請以三月初一日臨軒策士

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昔之為君嘗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濙對曰

陛下心存用賢且養之有素必有可以當

聖心者

○十月丙辰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書云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蓋天下未嘗無賢賢者亦皆願仕在乎人君舉用之耳朕下詔求賢意亦誠切天下之大豈無若伊尹傅說諸葛孔明者而皆不見舉比者一二大臣有所舉薦或既受職即以晦闇或以庸鄙曠位大臣所舉如此朕何賴焉卿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尤當為朕留意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必使野無遺賢官無廢事然後副朕意義等頓首受命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朔州知州張復奉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堪任使行在吏部言舊無舉武人子弟例上曰古人出貧賤中任大事成大功者多有之安知軍伍

中無才能者其召至京考察也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覽歐陽脩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嘆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未得說築傅巖雖有致君澤民之志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閒遂相與講學論道而功被當時垂後世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豈非誠心相感蓋天佑國家必生賢哲為之輔翊高宗思道之心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古人云惟賢知賢又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所舉拔指為都指揮者皆將領衆任事其令各舉二人以觀其才識如何舉不稱者罰之

○三月乙卯

上御奉天門策試舉人陳詔等一百人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

○五月乙巳行在兵部覆奏工部尚書黃福言宜令天下

都司於所屬官員旗軍內每歲慎選智勇廉能一人禮送來京都府會官從公試驗用之宜如所言悉令選舉

上曰此言誠是天下未嘗無才但患訪求未至耳然亦不可濫舉以塞責其令盡心訪舉勿有遺才蔽匿不舉者有罰濫舉亦不恕

○八月甲申

上罷朝謂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之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稱富饒奮獨以潔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

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此之由也今天下未嘗無廉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有以旌之若人有善而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十二月戊辰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當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勞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留意璡等皆頓首

○宣德六年十二月丙申朔

上屢詔求賢慮尚有遺逸作招隱之詩以示大臣又自為之序其畧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致於用也故其未仕

則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伊尹耕於莘以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澤民未嘗忘也其後聖莫如孔子賢莫如孟子轍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善為高哉又曰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孟為法顧乃卷而懷之遯於深山窮谷之中與麋鹿為伍而廢人之大倫豈得為賢哉

○六月壬戌

上諭少師蹇義等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群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使無久淹滯岩穴恐才德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令以示卿等夫

謂義等曰卿等為國重臣同朕欣戚特示觀之夫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為空言可也

○宣德七年八月乙未

上視朝罷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果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為心故往往視朕言為虛文此由吏部之怠忽也其降勅責之

任官

○宣德元年正月庚申南京禮部左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胡濙來朝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昔皇祖皇考皆嘗言濙敬謹小心可用蓋亦朝廷舊人可罷其所兼官留於行在禮部

○四月癸酉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上從容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

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覈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七月辛亥召四川按察使陳璉至改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璉儒者持憲非所長是以吏部請改用之上既命之顧尚書蹇義等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其庶幾乎然為天下賢士師表尤不易也

○宣德三年五月丙辰巡撫蘓松等處大理寺卿胡槩奏

浙江嘉湖杭三府税粮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粮税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税粮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十一月乙亥吏部言監察御史楊昺朱惠俱九年考滿昺練達政務惠政蹟未著

上曰考績黜陟所以示勸懲與事功果得其宜則能者益勸中才亦將自勉於是以昺為浙江僉事惠為太僕寺丞

○宣德四年正月壬申浙江布政司奏所屬缺府縣及雜職官百一十員

上諭吏部侍郎郭璡等曰庶官所理皆天下事郡縣親民事尤切要久曠可乎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除勿致廢事

○五月癸酉行在吏部尚書郭璡引中軍都督府經歷彭璉等及進士監生二百人擬除御史主事及郡縣正佐等官

上諭璡曰古人授官必量度才德之高下與職事之煩簡而授之庶幾能稱選事方咨於爾其更勉修厥職

○宣德五年正月乙丑行在吏部奏選官退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

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由君心靜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

用人

○洪熙元年七月戊子章丘縣訓導張居傑考滿當陞學者乞留

上命以為給事中因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前代命官內外更踐近頗聞外間言仕者一為教官即老於學校有志

於世用者多不樂就此職自今用人不得執一

○庚寅四川雅州學正何源言本雲南人以監生授學正不通經學難為師範願改他職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非經明不可為人師雲南生固不通經量才授職則人皆效用官不廢事此亦初授之際失於酌量其改為土官衙門吏目彼知土俗亦得展布

○閏七月甲寅興州左屯衛軍范濟建言鈔法等八事

上欲用之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濟故元進士洪武中嘗為廣信知府坐事戍興州今年已八十四矣

上曰呂望八十遇西伯何不可也國家用人正在取老成

者但不可處以煩劇耳命吏部以為訓導

○九月庚申初漢中府訓導李蕃上端本策於

仁宗皇帝

仁宗嘉之命召至是始至以為行在兵科給事中

上諭之曰古之人用其言則顯其身朕嘉爾故擢此職夙夜匪懈進思盡忠爾尚益加勉

○十二月庚寅

上與侍臣語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不使之任吏事

上曰功臣固貴保全然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公輔之器國家惟誠心倚任之待之以禮隆之以恩固無不保全者以其為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

〇宣德元年九月辛亥亦馬剌等處女直野人刀兀等二百餘人來朝貢馬命為指揮千百戶等官

上因謂侍臣曰夷狄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若究禍之本根蓋自熙寧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變易法度民苦征徭軍無紀律國家政事日陵月替遂為夷狄所侮致有此禍高宗南渡政宜委任忠良恢復舊疆洗雪大耻乃復用小人力主和議為偷安之計以岳飛之忠卒死秦檜之讒小人之敗國家如此

〇宣德二年七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唐太宗嘗言用人當以德行學識為本此語甚是今之所用多是進士監生彼讀書知

古必能務德行廣智識聞有人才吏胥終亦少在要職大凡用人正如工匠用木小大長短各當其宜然後能成居室若用人不當何以成治功卿宜更加詳察有在高位而德行學識未稱則改用之有在下位而德行學識優長則進用之庶合至公而人莫敢不服

○宣德三年正月辛亥有舉范文正公十二世孫范希正端敏誠篤才堪撫民者

上命行在吏部召用之因謂侍臣曰范仲淹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以此存心

○宣德四年三月庚午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吏部尚書蹇義曰今〻都察院奏雲南按察司吏受賂洗改文案脫免有罪法當絞朕聞

太祖皇帝嘗言吏心術不正不可任用

聖見深遠今六部都察院政本之地所用之吏尤須擇人苟有贓私必寘之法若九年考滿應授官者尤當考察庶不濫用以病百姓

()宣德六年九月壬申

上退朝與侍臣論漢唐諸君知人孰優或曰漢高帝用蕭曹唐太宗用房杜皆稱得人

上曰太宗非漢高比也其論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後皆如所言太宗遺命李世勣最為失當漢高優矣自古

人君知人為難信哉

惜才

○洪熙元年七月丙戌以進士蔡子宜為訓導子宜永樂六年以親老歸親終服闋七年不起及是遇赦始起吏部劾其顧私忘公難以任用

上曰懷土人情之常非有大過且辛苦學問得成進士不可終棄其授以訓導

○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亥行在禮部奏兩京國子監生多給假還鄉年久托故不來請遣人提問

上曰古云才難諸生未及仕先負罪名即為終身之玷宜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如再於限外不來皆發充吏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國家建學育才以資任用祖宗以來得人為多比者各處考黜生員例應充吏有以患病為詞者告乞再試彼既恥於罷黜必能悔過自新又或是學業垂成不甘中棄者宜從所請然須令翰林院嚴切考試庶幾人知所警自然向學

○宣德四年四月乙卯浙江上虞縣人李志道充軍死其孫侃已中鄉試而衛追其補役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

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遵承舊制又何急

於一卒之用乎

○己丑行在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用

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第一棄之可惜朕記憶

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才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懋為州判官

○宣德六年四月甲寅行在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會官考試中有南試海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釣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丁棄之命考試如例

○宣德七年三月庚申勅吏部曰唐虞之世罰弗及嗣自

洪熙元年五月以前犯罪典刑者已屢經赦宥其子弟今果有才行文學者聽保舉選用惟犯謀反大逆典刑者其子弟不在選用之例

○戊辰行在兵部尚書許廓奏比者武昌推官姜蓍訴其祖充五開衛軍已死其父老病戶無餘丁今五開數取蓍補役援洪武中例乞除免今覆勘是實

上曰

太祖皇帝於生員有成尚不忍棄況蓍為官豈止一卒之用其除之俾修職自效

嚴選舉

○洪熙元年閏七月乙丑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侍郎郭璡等曰天下之治必賴賢才古之大臣皆以進賢為首務卿等今居此任必當為朕擇才若官得其人民安政舉卿等豈不流譽後世昨觀在外考核方面一處有去一二人或三四人者至於府州縣尤多或一州一縣全不稱職者如此用人豈得民安政舉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皆須慎擇其人以稱朕委任

○八月乙酉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請如舊例推選

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學校若無明師訓誨何以望其成才監生選除固是舊例須令祭酒司業及諸學官務選經明行修之人不得濫舉

○丙申陝西按察使陳智奏舉咸寧縣丞黃維等八人公勤有才能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用人須辨賢不肖不肖者必退賢者必進智所言如詢察果實即擢任之

○九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

上曰國家設科取士為致治之本其冒貢非才蓋是有司之過人既茍得遂啓倖心今解額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濫進自然人知務學其令各處凡考試官及諸執事先須擇賢廉免冒濫

○十月丁亥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宣德元年三月辛酉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謝瑢薦賢奏牘誤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其改外任遂為交阯知縣所薦者亦不用

○十二月癸未吏部尚書蹇義等俱給事中彭璟等所舉賢才姓名奏請取用

上曰近命京官舉賢欲得眞才前日待詔邊文進保贓濫之人苟徇私意不顧公論人言惟賢知賢文進不才小人故狂妄如此今已皆罪之卿等自今更須詳審勿為小人所欺

○宣德二年正月庚戌

上語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詔書求賢不問已仕未仕近觀各處所舉亦有拔自民間天下之大豈無遺才皆當召至考其所學試其所能然後命之以官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但觀所舉之賢否則舉主之賢否可知卿等切須詳慎務得眞才勿容濫舉

○六月甲戌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今之武職皆是勳舊子孫少諳政事一切皆由首領官若能公心亦克有濟近有告科斂害軍減剋月粮者蓋首領官多至吏胥除授卿等勑除之際必謂此小官不及精詳及其受罪而去軍士已被其害以此言之不可不慎

○宣德三年二月己卯

上御奉天門諭尚書蹇義等曰比下詔求賢欲得實才為用而所舉多非其人自今召至者引於內廷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命題考試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錦衣衛官監視理明辭達者用之否則罰其舉主

○四月癸未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唐堯用人猶曰試可乃已况於後世更當詳慎朕下詔求賢四方薦舉來者甚衆卿等未嘗考察豈能知其賢否而輙授以官欲官皆得人難矣今未授者必會官考試取其可者用之已授官者俟考滿至日試之如例試不中者黜之

○宣德七年四月己丑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乞命兵部給脚力

上從之顧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

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取士

○宣德八年七月庚辰四川按察司副使朱與言言設科取士聖朝盛典洪武間考官必用經明行修之士比年有司多舉親故去取不公今後考官必訪求文學老成之士上命禮部從之顧謂侍臣曰朕亦聞在外舉考試官多出私意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已無學識安能分別人之高下賢才鮮有不為所枉矣

重守令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肇昌知府孫豊滿九年當去軍民

樂其仁恕奏乞留之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郡得一賢守則一郡之人安古之龔黃亦人耳人苟有志無不可及孫亶能得衆心可以爲賢宜允所奏使天下郡守皆如此人百姓豈有不安

○戊午安平縣丞耿福緣累以冗員當汰民懷其惠累奏乞留之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州縣官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若貪虐無道民視之如仇讎豈肯保留至於再三不已其陞爲平知縣

○七月辛未山東平度州同知王璠以冗員去昌邑主簿劉整以舊官代還民皆言其能恤民瘼戢吏弊請復其職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為人上者惟順民心古語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堯舜之治亦民好惡而已其悉從之

○閏七月庚子靖州知州張幹以舊官代還州民赴京訴前知州貪刻幹廉勤乞留以惠民

上曰新知州可為君子其留之以慰民望又曰古人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其慎終如始則愈善矣

○九月乙卯山東長清縣知縣薛慎以親喪服闋縣民相率詣闕奏乞復慎長清吏部尚書蹇義以聞且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即如民所言又當易之

上曰必其不如慎故民求舊國家任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得民心雖屢易何害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博野縣知縣陳哲以舊官代還縣民詣于巡按御史言其有父母斯民之心乞留哲事聞

上諭吏部臣曰朝廷選用守令正在求民安耳哲能得民心如此稱所用矣古人有言所欲與之所惡勿施其召舊官還而令哲復任

○宣德二年三月辛丑

上諭西漢循吏其畧曰以一郡一邑之民付之守令者欲其教養之而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是足以為善治矣

○五月丙辰渾源州知州陳淵有罪當罷為民者數十人

詣闕言淵愛民如子逃亡復業因備禦千戶陳貴縱軍毀民室廬占民田地淵不忍民被害列奏貴罪為貴所誣自淵離職民失所望乞復淵職

上諭吏部臣曰守令中未嘗無賢者往往為小人所傷法司又不能別白是非枉直亦豈得無過其從民所言令淵復職

○宣德五年七月癸亥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

○十一月癸卯湖廣沅陵縣有惡虎為民患勅總兵官都

督蕭授等捕之

上因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曰古之守令有善政者蝗不入境虎自渡河今沅陵有虎患其有司之政可知即移文戒飭之使之脩政弭患則固勝於人力也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蘇州知府况鍾奏長洲知縣徐亮到任半年政事不理民失所望乞別除知縣代之

上諭吏部臣曰長洲劇縣須廉幹吏乃能治何以不量才授任即選賢能者馳驛代之

○癸巳行在吏部言鎮江府知府同知蘓州府吳縣知縣皆以貪去請用丁憂起復知府尤禑同知趙郁知縣宋彬代

上曰守令當用廉正有才能者毋拘拘循資格此數人既可朕當從但舊官以貪鄙去今所用勝彼則可不然徒勞費無益

禮羣臣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吏部言四川永寧宣撫司經歷張規等皆年七十之上不能任職

上曰七十致仕古今通典然亦有不聽去者以其尚可也既皆聰明不逮留之何益聽致仕去以順人情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監察御史嚴繼先言近吏部放遣患病官還鄉例皆革去冠帶為民中亦有曾授誥勑封贈父母者既非得罪輒去冠帶無以激勸後進敦厚風化

上謂尚書蹇義等曰以理去官與見任同今後曾受誥勅以老疾去者皆令冠帶還鄉

○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皆

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令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曰卿等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賛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職繁劇憂勞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

倚毗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

○宣德四年八月戊寅翰林院學士沈度乞致事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曰度誠謹

皇祖眷之彌厚今雖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煩以事但令京居食祿免朝參有召則入

○宣德七年三月辛巳南京國子監奏請給學官皂隸充使令

上曰舊不與皂隸者以其非常參官然貴賤相承禮之常分遂命兵部如例與之

諭臣下

○宣德元年七月甲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於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

○宣德二年正月辛卯勑諭羣臣其略曰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為要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勗之哉

○六月乙亥直登聞皷給事中以所受詞上聞

上因諭之曰朝廷慮刑獄有冤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於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凡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易孤煢惟其所言即時為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畢聞況給事中為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忝所任

○宣德四年八月丙子命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往蘇松浙江等處督運粮賦汝敬等陛辭

上諭之曰比來有司徵收多弊輸納違期今命爾等往督之催科當戒苛刻持己當加廉慎無襲奸貪所為也

○宣德六年五月丁亥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翱奏西安

衛官軍二百餘人隨都督陳懷至四川既支行粮原衛又支月粮而並無差遣請令還西安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近來邊衛多奏缺官而此輩乃優閒無事若總兵官當有隨從四川未必無人古之良將為國家立功名者必使人各盡其才而有志之士亦不肯自暇自逸苟安務得者小人事也遂勑懷盡遣還原衛

○宣德七年六月丙辰御製官箴成以示百官

上諭之曰朕承大寶臨撫兆民實賴中外文武羣臣同心同力以興起治功昔舜命九官十二牧皆孜孜訓諭虞史書之夫以大舜為君禹臯稷契輩為之臣猶致儆如

此況朕菲薄敢不究心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諭之近臣雖朝夕相接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取古人箴儆之義凡中外諸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朝夕覽觀庶幾有儆然古之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箴凡三十五篇

戒飭臣下

○洪熙元年七月壬午遣鴻臚寺司賓署丞焦循攝禮部郎中須詔朝鮮

上諭之曰朝鮮為國東藩世修職貢朕嗣承大統所宜詔告爾將命當以禮自持用副任使其慎之

○閏七月癸卯

上諭尚書吳中等曰比聞工部差人催辦諸事多有暴酷傷人事有不可已者亦當從容使人措辦若暴酷逼迫爲朝廷歛怨失人心矣宜詢察一二人痛治之以儆其餘

○丙午行在吏部以內外官應給誥勅封贈爲請

上從之諭尚書蹇義曰國家封贈之典所以勸勵百官苟能修職顯親揚名豈不忠孝兼盡若縱盜貪婪曠廢職業上負朝廷下辱父母非朕所望也

○丁未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在外等官正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考察之官少能

着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於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為酷暴今輙罷退庸濫之官紀綱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贓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留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前日御史奏通政秦川往湖廣督賦受贓川大臣何得全無知識漢大司農田延年貪求贓賄一旦敗露自殺身命為重財賄為輕此乃以至重博至輕况贓物法當入官於己何益

太祖皇帝甞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盡忠爲國豈不長享富貴今至此罪豈可容古人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當以此人爲戒羣臣皆頓首受命

○四月戊寅初

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爲鑒戒乃采其事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至是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諭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於文武之臣亦欲同歸於善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於暇日采輯前代近戚及文武羣臣善惡之迹與其所得之吉凶類爲此書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於悠久

○宣德二年正月丁未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有四川千戶調除廣東不欲赴官奏乞仍舊者朕不許古之忠臣惟上所使每有征伐奉命即行今天下無虞調之廣東亦復何患乃欲徇私自便豈是忘身徇國之人朕以其無知姑容不問若再有此必罪不宥

○宣德三年五月庚辰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酗酒相繼敗或請遂禁酒

上不從故作酒諭其文曰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蘖投之爲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

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稱秬鬯二卣曰明禋詩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以享祀神則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醹酌以大斗釃酒有衍籩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皆其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儀狄戒旨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於酒孔子言不為酒困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為不可有乎夫非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歡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〇宣德四年七月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言戶部郎中

蕭翊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命悉下之獄

上諭尚書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傚倣若流而不返豈不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八月丁亥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關防百司之弊而朝政闕失庶官賢否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其他職事比也

祖宗時慎重用人其有敷奏詳明莅事勤敏智識優長有

補於政治者皆不次用之朕嗣承大統期於庶政修和尚賴左右侍臣之助古之士君子力學養德得君而用之莫不建功於時施澤於民流芳於後爾等受職有年諳達憲章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正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悠久其懋勉之

○十一月己巳

上御奉天門御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昨日大理寺奏爾等遣吏送強盜赴寺審錄中道受財縱之逃逸於律當絞朕已可其奏夫吏人心術已壞惟知利耳其中有廉恥者百無一二爾等宜嚴飭之使知守法畏刑彼能保身此亦省事今彼陷入死地非爾等寬縱之過乎當

以為戒禮等皆頓首謝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行在光祿寺廚子告言光祿竊減外夷供給之弊通政司以聞

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諭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比聞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　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然亦干大体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八月壬申湖廣按察司奏五開衛指揮倪善趙興懷私

不和妨廢職務請皆治其罪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令按察司俱治之謂佐曰同僚有兄弟之誼當情意相孚可否相濟譬如操舟行車雖衆論不齊但欲舟車可行而已何必爭競比輩皆膠於私意以致妨廢職務若倉猝蠻夷有警不能協和何以濟事故不可不治以示儆也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建昌府知府陳鼎以縣丞徐政於里長供給飲食日費鈔五十貫貪饕害民執之械至京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治之顧侍臣曰飲食雖小事然廉節君子務養大體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續者不可學邪

○七月丁卯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奏强盜反獄請遣人四

出擒捕從之仍命錦衣衛執其延獄官及司獄卒治罪

上諭禮等曰罪囚繫獄凡獄具輕重各有宜施嘗聞

太祖皇帝言仁於仁不仁於不仁强盜何足矜憫而待以姑息今之逸如虎出柙人復被害矣此由堂上官縱施故下人得以生弊推情論法爾亦當罪姑停俸治事必俟盜獲而後與俸盜不獲爾罪不免

○八月癸巳朔

上御奏門諭都御史顧佐等曰各處體審官員本欲分別賢否使人有所激勸近日累有奏陳言姦民摭拾其罪或言御史及方面官以好惡為去留紛紛不已朕惟矯詐者固多誣枉者亦未必無之卿等其以朕意申戒飭

之去取務合至公今後有徇私偏聽以枉爲直以賢爲
不肖者必罪不宥
○宣德八年二月乙酉以戊子祀
社稷預告
宗廟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太常寺所進祝版誤書日月
上覽之促命改書召太常寺卿姚友直責之曰一歲之間
兩祭
社稷而於
祖宗前急忽如此豈是小過汝等皆授職有年正是官急

於官成自今宜常加敬慎

○六月庚寅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羅銓等劾奏刑部郎中厲思温員外郎孟芳屢爭忿公堂侍郎吳廷用施禮寬縱不言又不具奏

上命執思温芳鞫治召廷用禮諭之曰凡為官長當寬不至縱嚴不至殘爾今縱矣刑部掌天下刑罰豈應甚如此繼今宜勉自飭勵

勵風紀

○洪熙元年十一月丁酉擢翰林庶吉士王璉等為監察御史

上諭之曰爾在翰林久故擢爾為御史爾亦知御史之職

乎正其身端其志振肅憲綱糾擊奸究反冤獄庶幾其可或尸位素餐或擅威虐下或貪黷貨賄有玷風紀必罰必黜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三月乙卯行在都察院奏引監察御史唐舟等二十一人分往各布政司直隸諸府州照刷文卷上諭舟等曰刷文卷以察奸弊正違錯須以清潔無私為本不然則是非黑白不能分別然又當安詳平恕勿事煩苛爾等宜體朕意

○十月癸亥陞行在河南道監察御史張政為山西按察使上諭之曰今以一道憲綱付爾當謹守禮法以肅衆俺正

庶官事有當為者即為之務合至公勿有所徇

○十二月癸酉陞行在貴州道監察御史林碩為浙江按察使

上諭之曰浙江地大人衆有司未必皆賢軍民之中亦有豪横非理者必須紀綱修明法度整飭然後奸豪歛戢善柔得安然後治人必先自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爾其勉之碩頓首受命

○宣德二年十二月甲申行在都察院奏遣御史往巡江西浙江

上諭都御史王彰曰御史巡按當務大體先須清心寡慾然後能明察庶事伸理寃抑興利除害若逞小才作威

福此豈朝廷委任之意卿須戒飭之

○四月癸未廣東按察司初分四道後以所轄州縣多增設廣州道而僉事仍舊至是按察司請增置僉事

上從之曰按察僉事分巡一道官吏廉汙民生休戚繫焉宜慎擇人不可濫授

○宣德三年八月庚寅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臣訪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行考其賢否第為三等朕將選擇而任之

○宣德五年五月壬寅行在都察院請差御史巡按福建廣東

上命章杲陳汭因諭之曰御史出巡先須考察官吏官吏守法然後百姓受福凡爲惡有跡者易於懲治其有貪暴虐民而強辯飾詐及外示善柔心實險惡者最要明白究實若徇私廢公媕婀姑息容惡長奸使百姓受害則爾罪均杲等頓首受命

○八月甲午行在都察院奏巡按江西御史劉伯大以同行監生買布虧價罪之監生告伯大枉道還家受人餽遺請罪伯大

上從之因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古云無諸已然後非諸

人己身不正而欲正人得乎凡在風憲必以潔己為先

○宣德六年二月庚子命監察御史于奎往薊州等處緣邊點閱戍守官軍

上諭之曰緣邊關口戍守已定所以頻點閱者慮有怠縱失於防閑爾為朝廷耳目官若知其縱弛而不舉或苛細生事皆失其職奎頓首受命

○五月己巳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俱率官屬出郭迎候又陪朝王寧府官奏其違法

上命吉等自陳至是吉等皆服罪

上宥之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紀官先須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人諛佞苟

失迎送輙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執禮法謟佞成風其榜示禁約違者悉罪之

○十月己亥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朝廷置御史託之耳目凡政務闕失民生利病百官賢否皆得奏舉豈可以任匪人比來有相朋比同流合汙者有依勢作威凌蔑良善者甚至貪淫穢濁不可以言若如此何望其能舉職雖以逐之自今必擇老成謹厚識達治體者以聞朕將試用之又諭之曰在外按察司掌一道風紀亦宜慎選毋任匪才

恤舊勞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山東鹽運司唐鑑故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鐸之弟

太祖皇帝選為散騎舍人累陞今職年老目昏巡按御史言其昏忽不任事鑑亦以病自陳行在吏部言當免為民

上曰聞鐸洪武中名臣鑑之進用蓋以鐸故今老疾無過亦可見其循謹宜體

太祖進用之意俾冠帶致仕以全始終之恩

○八月壬申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卒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

右臣曰為官而貧可嘉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終於位皆做此例

○十月壬午

上諭行在三法司曰卿等所奏刑名多有軍職雜犯死罪及應徒流者朕念其祖父立功或本身効勞艱難得官一因愚戇遂致罪戾情有可憫但令於邊境充軍立功其真犯死罪者不赦

○甲申行在兵部引奏故軍官子孫之當優給者

上從之諭尚書張本曰古之從軍死事者其孫養於羽林蓋念前人之勞而憐其孤幼惟恐其失所今優養已有定制聞比來亦有不能自給者爾兵部當如期給俸庶

加撫恤且時督武學訓誨使知道理長成襲爵庶幾得用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寧王權奏諸女將嫁未有第宅請以都指揮吳幹等所居處之

上曰幹等皆

先朝舊臣其居處已久一旦奪之人必謂朝廷重私親輕舊臣非所以示天下遂貽書王別擇閑曠之地以護衛軍創造庶幾得宜

○七月乙卯行在兵部尚書張本以故官妻子優給事聞

上曰武臣生勤王事沒無資產所遺妻子寡弱與獨無子者非得優給豈能自存今後若此者審覆是實即須奏給更勿遲疑

○宣德二年十月丙子行在兵部奏隆慶右衛故百户霍
玉無應襲子孫止一女十歲當如例月給米五斗候其
適人則罷給
上從之因諭之曰
祖宗立法最為仁厚既不負前人之功亦不使其為無告
之人恩意曲盡矣凡若此等卿等當務推行

○宣德五年三月丙寅行在兵部奏各衛故總小旗幼男
令應給糧優養俟出幼補役
上從之因謂尚書張本等曰
祖宗立法微勞必報如此類皆是仁厚之意雖萬世行之
可也本等頓首曰

陛下聖德恪遵成憲臣等敢不欽承

○閏十二月丙辰保安王志恫奏請以前陝西都指揮使陳懔故宅為洛川縣主居第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宗室之親朕豈吝惜但陳懔功臣若尚有親屬居其中而遽奪之不可其令陝西三司覆勘果空閑則與之

○宣德六年六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人臣事君雖當鞠躬盡瘁若老疾則當優待之都督郭志祁英楊澤今皆年老有疾宜令致事閒居有子孫者令嗣職

○己未赤城備禦都指揮汪貴尅減軍士綿花入己法司

論應斬曰朝廷念邊軍寒故賜之彼若能愛恤軍士豈忍侵奪使下人受苦殘忍不仁斬之非過但念其前勞姑宥死令充為事官詣廣西聽總兵官山雲調使改過自効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命行在兵部清理貼黃

上諭之曰軍職貼黃

祖宗時最為重務蓋武臣百死一生致軍功得蔭及子孫不清理或有冒濫則有功者屏棄無功者反受利矣爾等宜致詳慎不可怠忽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三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備荒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無為州奏州民艱食已給預備倉糧濟之

上諭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預備倉儲正為百姓比之前代常平最為良法若處處收積完備雖有水旱灾傷百姓可無饑窘此

太祖皇帝良法美意卿宜編行天下申明舊典務存實惠勿事虛文

○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甚艱公私無儲獨函關驛頗有儲粮欲申明待報然後給濟然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粮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民候秋成還官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善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知縣急於濟人先給後聞是能稱任使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宣德三年四月辛未戶科給事中宋徵言洪武中郡縣所糴預備倉粮近皆廢弛宜下郡縣修倉徵收以備荒歉

上謂行在户部臣曰此
太祖皇帝備荒良策當百世行之今廢弛如此皆布司之
過宜即遣官巡視整理有慢令及欺弊者皆罪之

恤灾異

○宣德元年六月戊子河南布政司奏安陽臨漳二縣蝗
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近者有司數言蝗蝻此亦可憂姚
崇捕蝗終不為灾但患捕之不早耳卿宜遣人馳驛分
督有司巡視但遇蝗生須早撲滅毋遺民患

○宣德二年八月戊辰
上謂尚書蹇義夏原吉等曰近者各處有司多奏水旱而
山西郡縣旱尤甚若禾稼不成其民何所仰給朕心惓

惓恩所以弭災之道卿等當輔朕不逮以回天意若今大雨民猶有望原吉對曰齊景公言善熒惑為之退舍陛下憂民如此天心悅鑒必有以副聖意顧臣等不職實切惶愧皆頓首謝

○十二月丁丑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今年陝西亢旱秋田無收其軍屯子粒民間秋粮俱已蠲免比聞軍民之中多困缺食流離豈可不恤其令有司開倉賑濟仍於南京運絹五萬疋綿布十萬疋令隆平侯等用心拯救勿令失所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山西觧州潞州奏天旱民饑多流

移他境者

上覽奏惻然謂尚書夏原吉曰比聞山西久不雨朕心不安今果奏至其即遣人賑濟且撫綏其民無令失所又曰聞旱災之地頗澗弭災之要修省在朕卿亦當敬謹勉盡乃職

○六月癸巳

上諭行在户部臣曰霖雨久不止水潦泛溢今城中薪芻湧貴凡有運載入城者悉免抽分違者罪之

○七月丙辰順天河間真定保定等府及南直隷和州等州縣各奏苦雨山水泛漲淹沒田稼

上召六部尚書蹇義等以奏示之諭之曰天降災祥在德

朕覽之凜然卿等皆當勉思恤民之道

○八月戊申

上巡邊駐驛三河縣縣官朝見

上諭之曰善撫百姓今年此處水潦為灾宜以實聞當圖優卹之毋妄有科擾朝廷授汝撫字之寄民不失所斯汝能盡職否則有罰

○宣德四年九月丁巳山西萬泉縣丞王琦奏去年少雨耕種無收今春至夏亦旱民多艱食

上以奏示戶部太子太師郭資進曰山西他郡縣未有奏旱饑者當遣官察視

上曰旱潦之灾天用儆朕有司所言勿用致疑即量免其

租稅仍令有司善撫卹之

○宣德五年四月甲午易州奏蝗蝻生

上謂右都御史顧佐曰今禾苗方生宿麥漸茂而蝗蝻為灾若不早捕民食無望卽選賢能御史往督有司發民併力撲捕初發撲之則易若稍緩之卽為害不細

○六月己卯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請遣官往捕

上從之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頗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曰蝗之在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

○宣德九年十二月庚申直隸揚州湖廣四川各府州縣俱奏旱乾疾疫人民流亡

上聞之惻然謂尚書胡濙等曰上天降災非水則旱加以疾疫民何以堪朕深憂懼卿等當勉圖匡濟有可以回天意拯民命者其悉以聞

抑祥瑞

○洪熙元年八月丁卯朔魯王肇輝遣長史進瑞粟尚書呂震以為豐稔之應請上表賀

上曰近日畿内州縣屢奏水潦卿不聞乎朕方夙夜憂民艱食若以此為瑞則山東一隅之民可當之如他處何其止勿賀王所遣長史賚之還

宣德七年五月甲戌行在禮部尚書濙以山西進龍馬駒請偕群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間水旱告灾繼踵而來朕方日夕惕勵一獸之異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宣德八年閏八月辛亥蘇門荅剌及諸番國来朝貢麒麟象馬諸物

上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

上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来故受之不足賀也

武備

○洪熙元年九月壬子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兵以禦侮當國家無事時正須整肅士伍修舉兵政書曰張皇六師詰爾戎兵正此之謂今内外衛所軍士徒具名數比遣御史給事中點閱多有逃亡者爾職典兵事宜卽遣人追捕庶幾士伍不缺

○宣德元年正月丁巳太師英國公張輔言在松操備官軍凡緣邊諸衛及陝西等都司皆已遣還合於河南等都司及直隸睢陽諸衛選調至京以時校閱

上曰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國家無事正須訓兵練將卿等當為朕留意

○七月丁未

上罷朝退御左順門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軍衛

上曰昔

皇祖嘗言元末之時管軍武臣多務貪縱軍政不修隊伍廢缺人間士卒安在則撫夾袋曰皆在於此蓋惟有其名耳所以馴至大壞今得無復踵此弊乎宜嚴謹飭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點閘不可怠忽

○十二月乙亥

上閒暇與學士楊溥語及治兵之道傳曰兵貴乎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不患其不為用

上曰然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其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

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

○宣德二年正月癸卯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各處衛所官旗不能撫恤軍士多致逃亡舊例皆有降罰朕寬待之限一年之内勾補不完然後加罪卿宜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須降罰古人云威克厥愛允濟若更因循則軍政必至廢弛不可不用意

○宣德四年八月辛卯有獻兵書者
上因與侍臣論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其一二侍臣對曰昔趙括少

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為將以四十萬衆敗於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荊州乃驅北方之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衆敗於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誠難矣

上曰霍去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嘗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

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止於彊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者是也

馬政

○宣德二年十一月甲辰北京太僕寺官奏請遣官閱孳

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成効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動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宣德五年三月癸卯

上閱馬命武士調習之顧謂侍臣曰軍國之政馬為先務今孳息固當懷之以恩亦不可不示以威古人云事事乃其有備肆朕於馬政尤所用心侍臣對曰今馬蕃息視
祖宗時加數倍矣
上曰此皆

祖宗之澤但朕遵用成法不敢少怠耳

備邊

○洪熙元年八月乙亥遼東都司奏廣寧等十八衛修理衣甲請支綿布三萬四千餘匹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請給其半

上曰邊軍守禦須仗甲兵彼衛身無甲則膽氣衰何以責其禦敵若甲仗堅利紀律嚴明士氣自振足以慴服冦戎修甲何可惜費其即與之

○九月壬子陜西都司奏擬造鐵盔青甲萬副所用物料乞令布政司支官鈔買辦

上從之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防國家重事其切用

者兵器兵器有備然後可以制敵古者郡國有庫兵京師有武庫今西陲極邊兵器安可無備其令速造官給其費毋科擾於民又謂中曰內外衞所軍器皆須遣人閱視凡損壞者官給物料悉爲修理

○宣德元年十二月壬申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今四夷順服邊境晏然古人嘗曰儆戒無虞又曰禍生於懈怠若守邊將士稍起怠心少失防閑將有意外之患遂遣璽書戒勵緣邊守將令盡心防守不可怠忽

○宣德二年五月辛丑巡按御史馮彬奏緣邊關隘黃石崖蘭芳口城垣未完戍守不備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邊關戍守當晝夜嚴謹豈可自謂無事便有怠心古之良將禦軍嚴肅雖在閑時常若臨寇故能永保無虞卿宜移文責問限日下完整稽違者罪之

○宣德三年八月丁酉

上將巡邊太師英國公張輔等進扈從官軍之數

上曰朕此行豈為田獵但以國家雖安不可忘武況邊境之民每及秋則憂虜患若在我有備虜何能為患朕為民故特田獵閱武遂飭邊備耳

○十一月壬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言遼東西長嶺達賊入寇備禦都指揮李敏等提督不嚴請罪之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軍官備邊但守常法以保境安民

如能謹嚴豈有外患古之良將雖安閒之際常若臨敵不可少怠今失機皆由主將號令不嚴軍政不修所致其令御史治之如律

○宣德五年正月戊午勅都指揮韓鎮等領兵自永寧至懷來廵捕凡諸隘口屯堡烟墩務令整齊嚴謹有寇則乘機勦捕

上因謂侍臣曰今虜寇雖衰然鼠竊狗偷乃其常性惟邊防嚴密使彼無間得乘可也

○三月壬寅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覽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今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

粮餉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然亦何能為患朕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政邊民耕作之時一或農事防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勑邊將嚴謹備

○宣德六年十月癸卯副總兵都督方政以新立龍門衛及龍門千户所器械旗鼓等物未備奏請給用具數以聞上命行在工部如數給之諭尚書吳中曰兵甲堅利而後足以制寇不可不與然地利不如人和尤須戒勵主將善撫士卒人心既和以守則固戰則勝邊境可永無虞

○宣德七年九月庚午命將率兵巡警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塞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

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預警備但所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號令整肅部伍堅利甲兵以振耀威武使虜懾服不敢侵掠而邊城亦固封守此良策也

○宣德八年七月壬申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奏虜寇入雅兒崖殺千户朱銘等掠官馬而去哨備都指揮僉事張淮及指揮蔡麟等皆怠慢失機請罪之

上勅亨曰虜乘間為寇殺官軍掠官馬豈獨下人之過亦是主將平昔姑息紀律不嚴所致自今宜加嚴謹張淮蔡麟等悉降充戴罪官令專職哨備如再失機處斬因語侍臣曰禦邊之道惟在得人漢匈奴率十萬騎入寇

時趙充國將四萬騎屯邊郡單于聞之遁去以四萬騎而使單于知畏非充國總制有道乎亨性謹厚但過于寬故邊備屢有小失

任將帥

○宣德九年三月癸丑守開平指揮使杜福年老乞閒開平千户楊洪等奏福居邊久練達兵務乞令仍守開平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邊將在得人昔魏尚守雲中匈奴不敢近塞趙充國屯邊羌虜遠遁福練習邊事素得士心安可使就閒但當優待之耳遂以其子代令福為致仕官仍往開平協助都指揮唐銘等行事

○宣德三年五月乙亥以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張麟老疾

命致事以其子泰為寧夏左屯衛指揮使領馬揀練仍命麟往訓督之上因謂侍臣曰古謂將門出將將蓋子孫親見祖父所為自然諳練麟雖老素有材識使泰能似之固於國有用於家亦可長保富貴

○宣德四年三月甲子初四川青川守禦千户所百户倪讓以例不當襲職罷及番寇攻青川城讓與衆竭力守城敗賊有功總兵官都督陳懷以聞上諭兵部臣曰韓整輩膺國家委任而以貪淫玩寇不能立功若此者人安可棄之今復舊職使再立功

○宣德五年二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武備國家重事今軍政不修實由將校之不職宜詳察其實以示勸懲遂遣勅諭各都司按察司巡按御史用心察訪務盡至公

○宣德七年三月壬午命故都督朱崇子震襲指揮使操練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指揮使一衛之長才智過人方能稱任不可以後生少年處之姑令操練俟年二十以上觀其可任然後任之

諭將帥

○洪熙元年八月癸酉上聞各衛頭目虐害新軍致其逃竄諭行在兵部尚書李慶曰凡為軍官少有廉潔不思軍士乃其富貴之本若

撫綏得宜人心悅服遇有征調易以立功高官厚祿自此而致今所為如此豈徒負國亦自害身爾兵部宜戒嚴之

○宣德元年五月辛亥調晉府護衛官軍四千餘人赴大同備禦

上遣人諭武安侯鄭亨曰大同旱寒比他處為甚凡備禦將士離父母妻子而來所恃者主張耳非撫綏得所人何以堪郭子儀撫士卒如子弟所以成功名保富貴卿老成宿將當以此為念

○八月乙亥

上親征高煦駐蹕直沽南召諸將諭曰為將雖有智勇必

資士卒乃能成功古之名將皆以恤士為本平日撫恤得其心臨敵之際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馭之緩急未必得用前已命兵部給從征官軍馬騾分載軍資昨見軍士多有負重者日晚始至營亦有困乏憩道傍者爾等略不加意但使人不知恤人豈為將之道其即以官給馬驢均分馱載以甦其力中有疾病者太醫院與善藥如果不能前進付所在官司調理

○宣德三年五月甲寅命後軍都督沈清總兵民運糧往宣府

上諭之曰軍民輓運道路險艱總其事者當加意撫恤使人不知勞而事易集可也若横加笞箠逼取財物人心

懷怨己亦不安耳爾宜自慎及禁戒下人俾知朕意

○八月癸卯

上將巡邊召扈從諸將諭曰師行須預嚴紀律申號令衣甲必鮮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肅毋縱士卒擾百姓為將馭卒須愛之如子弟卽卒事將如父兄矣古之名將皆與其下同甘苦故能得其心汝曹勉之

○丁未

上巡邊車駕渡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閔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

○宣德四年三月命　都督郭義等督軍士牧馬上諭之曰軍士無知多縱口腹之欲為民害朝廷待軍民一體無有重輕卿等宜嚴約束況今耕種之時尤不可縱恣蹂踐妨廢農業違者必治以法

○十二月丙戌上命行在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因諭成國公朱勇曰古人用兵雖有成法然以應變不窮為奇蓋可教者坐作進退擊刺之方至於隨機制敵開闔往來使人不可測度此在兵法之外卿等閒暇更當讀書觀古良將方畧融會于心自然有得

○宣德六年十二月癸卯順天府固安縣械繫所獲強盜

張旺等三人至京未獲者尚十一人旺隆慶右衛千戶餘皆武官家人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其未獲者令錦衣衛急捕召武臣諭之曰國家優待武官皆有常祿死則祿及子何至為强盜

太祖皇帝嘗言守俸如井泉井雖不滿日汲不竭强盜雖一旦苟得然當殺身豈如守常祿可長久爾等老成舊人當嚴戒飭使守禮法若有犯致罪毋謂朝廷少恩衆皆頓首而退

○宣德七年五月丙寅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請斬逃卒二人之誘女直為寇者

上從之因勑凱曰人情豈樂從異類此必有不得已如為

將者能撫恤之動息以時溫飽得所雖驅之不去爾等勉之

○九月己巳直隸隆慶衛指揮表泰等奏保本衛指揮同知李景為指揮使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諭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来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所以漸至微弱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但當盡心竭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也

○宣德八年四月丙申朔

上以四川都司奏劾總兵官都督陳懷以備禦官軍量退其軟弱還助運粮守城懷言諸處官軍已為三番猶有

番蠻出沒乞為三番調征官軍仍存操備

上謂行在兵部侍郎王驥曰松藩昔無多軍城池未嘗失守番蠻亦不敢為非比年以来有總兵官鎮重兵鎮守番蠻時時出沒豈不能撫禦之彼只利軍馬不多略不思供給之難即遣人馳驛諭懷必如寧夏例不許餙辭拒命若蠻寇復出責有所歸

恤將士

○洪熙元年六月庚申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防禦河南山西

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亦人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于道路

○八月丙申

上諭兵部臣曰國家養軍士惟在撫恤有素得其心然後得其力比聞各衛軍多逃亡皆由將領者不能存恤虐用其力減尅其粮常以致飢寒切身無所告訴不逃何俟如此國家何望軍士為用爾即榜諭武臣務存恤軍士不許生事虐害

○九月乙卯給邊軍皮裘狐帽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塞北苦寒未冬先雪士卒守關瞭望晝夜勤苦使無衣禦寒其何以堪皮裘狐帽速遣人運

徃給之開平大同諸邊衛皆循此例

○十月丁丑瞿塘衛指揮彭恭等奏本衛軍士月粮比因造營減半月支五斗不足自贍今營造既止各衛粮多乞仍舊支給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軍士資其用力豈當使食不足月支一石國家舊制暫因事樽節安可為例今既罷工即俾復舊仍會計天下各衛所粮儲凡士卒減支者悉全給之

○壬辰巡按御史顧達奏鳳陽指揮蕭敬等尅減軍士月粮

上謂侍臣曰古良將巡撫士卒足其衣食艱難則與同甘

苦貧困則給以私財今所為如此平日殘忍可知命刑部逮治之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陽武侯薛祿奏天城衛軍士守邊者月粮折絹人一匹千户潘海每匹但給二丈餘皆入己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粮一石折匹絹蓋優與之使人得禦寒而朕猶慮其乏食今乃三分取其一但知利己豈有恤軍之心其執付法司罪之爾兵部仍給榜邊衛戒約

○二月甲戌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邊境將士嚴守備又令採辦致多逋逃乞罷其役

上諭尚書吳中曰邊方軍士專務守備何以他役勞之柴雖山谷有然運送甚艱宜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差軍民必須計議得當而行不可輕率

○宣德五年正月丙寅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馬軍比之步軍尤為勞苦盖自備軍裝為難今後馬軍戶内再免一丁差役以助給之

○七月丙午行在戶部奏山西陝西軍士冬布因支給不敷應給綿布者一半折鈔陝西每疋三錠山西每疋五錠倒有不同

上曰布一疋價豈止三錠軍士艱難但當倍與之安可[illegible]

省其依山西例給來年預計蓄積盡給綿布

○八月癸酉副總兵都督方政奏獨石赤城鵰鶚備禦官軍有患病者無醫治療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朕恒念邊軍勞苦况有疾乎其令太醫院給藥遣醫士二人往遼半年一更

○九月都察院奏金吾衛軍士應得宣德三年四月冬夏布至今年五月方給請治衛官稽緩之罪

上從之召武臣諭曰朝廷慮軍士貧難令及時給之今軍官當先時舉行庶下人得用此輩安享俸祿上不體朝廷之意下失衆人之望已命都察院罪之爾等當以軍士為心勿蹈斯弊國法不爾貸也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刑部奏長陵衛千户嚴忠詐取餘丁財物罪應徒

上從之曰朕念軍士艱難故免餘丁之役使資助之管軍官其父母乃不能體此意而剝削之此豈有心卹軍小懲大戒亦小人之福

○五月初各衛餘丁赴工而逃者例發口外充軍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命凡軍士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軍所司不遵朕言已是重役若又發遣充軍人何以堪止罰工一年其有已發充軍者皆取回

○十月癸丑副總兵都督方政奏今調大同等衛軍士携

家屬往龍門衛戍守而郎中王良言口外氷凍軍士家屬且令勿往沮撓軍務乞罪之

上曰政急欲成蓋為國謀今天寒地凍軍士攜妻子暴露道途亦有可憫況新建衛所室未創粮未備良言亦是宜來春發遣遂命兵部移文諭政

○宣德八年五月戊午

上語兵部侍郎王驥曰昨爾奏遣官往南京各衛選取紀錄幼軍來操練朕慮有子幼母老轉徙失所者其悉受之令於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處訓練

○宣德九年十二月丁未大同叅將都指揮使曹儉奏夜不收高政等艱苦請增其月粮

上謂尚書王驥曰古人餼廩稱事彼出死力而與閒居者同食可乎其即從儉言

保全功臣

○洪熙元年九月都察院奏廣西故都指揮葛森妾許氏告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不法事請逮治之

上曰大臣總兵在外欲其靖寇安民若果所為如此法亦難容但朝廷當存大體豈肯輒信一婦人言而罪邊將姑令自陳其實

○宣德五年五月癸丑公侯伯大臣奏應城伯孫傑以受贓應流如例罰役贖罪

上從之顧謂侍臣曰君子務德小人畏刑彼以前人功勲

樂受爵祿當修德畏刑以圖保全不修德亦不畏刑乃以貪贓得罪將何面目視人罰役薄示懲戒耳如能改過庶幾長久

○宣德七年九月丁卯

上命安鄉建平伯張安高遠印烙馬諭曰爾等藉前人功有爵祿未知稼穡艱難宜奉法循理保守富貴若不遵憲度恣行貪虐如孫傑所為必罪不宥

錄勳臣子弟

○洪熙元年九月癸亥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奏引故官子弟除指揮千百戶鎮撫

上悉召前諭之曰爾祖爾父昔從我

皇祖征伐立功致有祿位廕及爾輩爾輩年少氣銳當思前人艱難得官愼守法度操習弓馬勉樹勳績則於前人有光亦不負朝廷任使爾不可得官後輒放肆違犯禮法朝廷公法不爾貸也

○宣德元年正月乙卯

上罷朝御左順門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世祿本曰唐虞之時賞延于世周文王時仕者世祿此皆先王用忠厚之意

上曰我國家待勳臣禮意尤厚太祖皇帝開國功臣太宗皇帝靖難功臣子孫世襲其爵年幼給全俸養之置

武學教之稍長俾習武執俟其成人然後任以事著為令典視先王制尤備朕嗣位以來謹遵成憲功臣子孫咸錄用恪勤職業者亦多有之是皆祖宗教養之功若其不念先世積累之勞不體朝廷優待之意則自暴自棄矣

上又曰古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此由教之不至耳

○十月癸未行在兵部引奏再閱試中武官

上諭曰凡軍職在當精武藝亦當讀書知道理近來軍職子孫多不務此居閒無事惟思貪財好色縱酒博弈或剽竊書史以資談論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無措聚

廢前人功業古之良將如趙充國郭子儀岳飛武事既精忠孝兼備所以流芳百世爾曹當以此為法莫以今日僥倖試中便自足也

○宣德三年正月戊申行在兵部奏請選武官

上曰是皆因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孫安於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不能撫恤有司但知循例銓除一旦有警何以得人

祖宗時置武學教之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賞罰之法載在典章爾申明之務求實效庶幾人知勸懲

○二月吏部奏照磨等官四十人回部例應辦事

上因問其中亦有才能出衆者否對曰皆中才有一劉貊者洪武初誠意伯劉伯溫曾孫

上曰伯溫事

太祖高皇帝為開國名臣今尚有後昔蕭何魏徵之後皆見顯用亦以前人之故朕於貊豈惜一官處之即令復職

○四月丙辰英國公張輔奏各衛優給出幼并應襲子孫及襲替多餘幼官宜遣官統領練習弓馬

上從之謂輔等曰射乃軍中長技古人多以此爲務大抵操習勤則自精卿等教練當使熟於此是日

上視朝罷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侍語及操練事

上曰凡人學業須及早年若或過時終難成就況軍官子

孫尤宜諳練乃能保守祿位不廢前人之功朕已命優給出幼及習替多餘幼官練操重念官下應襲子弟亦須豫為訓教宜皆令赴教塲操練須要精熟勿致其憍逸也

○五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昨日有總小旗子孫併鎗不勝者十餘人奏乞再併朕已許之盖此皆有志之人能念祖父辛苦得之故雖小名分亦思繼承不墜今有祖若父為大官而子孫安於豢養不習武藝臨事失措隳廢前人之功豈不為此人所笑爾宜諭勉之

厚勳戚

○洪熙元年十月命閆顏為教授教魏國公徐顯宗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勲戚家有教官此

祖宗所定大抵勲戚子弟生長富貴不知艱難惟肆驕奢蔑棄禮法往往隳前人之業故特選儒者教之中山王

開國元勲其家尤須擇老成有文章者

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國公學其令顏日與講論俾知仁義忠孝之道

○宣德三年二月丙子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御史劉觀等曰自昔功臣子孫安於豢養雖承祖父爵位少有文武才能一旦委用多致狼狽今公侯伯新襲者衆朝廷念其前人之功豈徒使之

長享富貴亦欲成其才器庶幾克紹前烈已令更番操習武事然人情惡勞喜安若稍寬縱必至怠惰卿宜遣剛正御史二人察視之有慢令不至者具以名聞

○五月以訓導李鳴鶴為駙馬井源家學錄先是

上命吏部曰駙馬不務詩書通古今曉忠孝仁義之道必至怠惰驕縱何以保富貴須使之親近儒生

先朝駙馬家有學錄與之講記經史訓飭禮義今擇端重儒者與井源至是吏部言鳴鶴可用遂命之

○宣德四年二月癸未

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國勳戚所宜優禮不欲煩以政

勅諭輔曰卿以親以賢祗事

祖宗多歷年歲忠存社稷功注國家逮朕纘承大統勤誠輔弼元勳厚德歸然于今方當注倚之時矧居燮理之任不煩以政乃理佽宜可輟中軍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共寧邦家卿其專精神明道德益弘啟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欽哉

○是日勅行在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而日理劇務不遑暇逸矧兵政之重吏或以欺謾連逮不問則廢法問之則傷恩朕夙夜在念圖善始終可輟左軍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庶稱朕優禮至親共保富貴於無窮之意卿其體朕至懷欽哉

○宣德五年二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白圭奏武定侯郭

玹曰令家人強奪民田指揮呂昇阿附玹又奪官軍屯田千餘畝與玹請治玹等罪

上曰勳戚之家正當謹守禮法庶幾長享富貴乃敢縱恣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玹姑宥之呂昇及玹家人皆執而治之

○宣德六年十二月乙巳南京錦衣衛指揮徐景璜及其弟千戶景瑜得繫囚之逃者徑送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奏其違命不關白

上命都察院責景璜等罪俾戴罪還職景璜等有倨慢語法司奏大不敬應斬

上諭羣臣曰朕念開國元孫之孫且

皇祖母族姪豈忍加重罪姑謫戍邊俾自懲庶幾保全之

道蓋二人皆中山武寧王孫也

○宣德八年五月勲衛陳昭坐同父寧陽侯懋欺官粮塩人已既宥罪罷閒法司請革其冠帶

上曰昭安於豢養習奢傲鄙以天寒命光祿賜勲衛酒肉昭獨以不豐潔却之朕目睹之固知其非令器今又以貪黷得罪革冠帶良是但念勲戚姑與之令其省過用保富貴

○宣德九年二月乙丑吏部言陽武侯薛祿孫詵襲祖爵無追贈父母之文

上曰詵承祖蔭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今百官皆得封贈

父母而彼獨不與非所以示公也其與之

明賞罰

○宣德五年五月行在後軍都督府奏寧山衛指揮使李昭毀城樓造私居占耕軍士屯田及克軍粮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為治之道賞善罰惡而已其惡如此不可不治即擒治如律

○九月庚戌

上臨朝謂尚書張本等曰昨觀都督山雲奏訪察廣西所屬軍官其中能事者雖多然廉公而能者十纔一二貪婪而能常八九蓋武夫悍將唯知好利不務潔己恤軍保守名爵今當正其賞罰使廉能者加勉貪暴者知戒

庶幾軍政脩明遠人獲安

○十月丁亥

上巡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榮等侍

上問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宣德六年十月乙未甘州衛千户姚寧奏北征曲先與舍人王敬等俱先哨瞭例皆陞賞其間指揮王傑等俱非哨瞭之數妄冒陞職未愜衆心

上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材勇之人怠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將來何以使人寧等所言宜令總兵官覆勘果當陞與否具實奏來務合至公無憚改過

○宣德九年十一月鎮守甘肅都督王貴奏肅州衛指揮胡麟等追殺虜寇有功軍士李成戰死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有功必賞賞罰明則士氣振官軍有功者俱陞一級軍士戰死者以其子為總旗餘官軍悉

賞如例

賞功

○洪熙元年七月辛未

上諭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比觀卿等所言天壽山營造軍匠月支粮賜旗軍所給比工匠差減勤勞既同而粮賞不一何以協人心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工匠旗軍其一例給之

○宣德元年七月丙辰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奏昨陞都督僉事費瓛為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及諸指揮千户陞擢者五十八人請如例附選

上謂本曰賞當功則人勸昔項羽於有功當封刻印刓忍

不能予所以失人心今朕於報功酬勞不吝爵賞若有未當卿等亦須執奏計議可否而行

○九月癸卯封乳母李氏為奉聖夫人保母張氏為佑聖夫人其故夫皆贈都督僉事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古人云無德不報李與張其勞皆多亦皆純實謹厚今茲之報非曰私恩亦出公義若其如王聖縱恣則朕不取

○宣德五年三月壬戌三法司奏蘇州衛副千户張開源擒獲強盜例應陞賞緣開源先任百户已因擒盜得陞雖今有勞雖再陞

上曰為強盜者皆輕生擒之亦犯危險況國家大信不可

失宜如例陞遂陞開源為正千户

○丁卯吏部奏主簿周顒差浙江至海寧縣獲強盜二十餘人例當陞賞然前無民官獲盜之例
上曰給榜定賞格正欲捕盜榜以令衆令以示信豈問軍民官邪其賞陞如例

○宣德七年正月甲申安定衛指揮同知果脫卜花從征曲先叛寇時為嚮道有所擒獲且招撫畨人復業事平論功以斬馘為上而果脫卜花例不應陞自陳其指示之能招撫之功居多兵部尚書許廓執奏以為例不應陞
上曰不聞蕭何發縱指示之功居諸將上乎彼為嚮道且

有功何得不陞陞為指揮使仍賜勑嘉勞之

褒忠節

○洪熙元年九月戊申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諸暨縣孟氏女蘊許嫁縣學生員蔣文昴未嫁文昴充貢入監為御史病卒蘊年纔二十號哭歸蔣氏執喪三年甘守苦節年已六十乞旌表其門

上謂行在禮部臣曰夫死婦守節世恒有之此女但許嫁能執婦禮守志不二可謂貞女人所難能者宜旌表以勵風化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

上聞交阯又安知府琴彭守茶籠州叛寇攻城晝夜備禦

糧盡援絕不屈而死特贈為交阯左布政使遣官賜祭且勑交阯布政司曰彭恪恭朝命堅持臣節畢力抗賊死不易心忠義之誠明如皦日朕懷憫夙夜不忘勑至即厚恤其家仍遣人護送其子一人來京官之

○宣德二年二月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上曰人臣之義當務盡忠此人心如鐵石元君百方誘之降終不屈可謂萬世不磨者夏貴輩真犬彘不若矣禮部尚書胡濙對曰

陛下此言誠萬世公論

○宣德三年五月辛未贈交阯死節遼東都指揮等官李任等為都督同知等官初交阯布政使弋謙以任死節

事聞

上惻然曰大丈夫為國固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媿矣於是有褒贈之命

○宣德四年八月庚寅兵部尚書陳洽在交阯寧橋之敗洽被執不屈罵賊而死事聞

上惻然謂侍臣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王通與賊連和陳洽罵賊而死使通與洽同志何至辱國朕用人之不明也贈洽榮祿大夫少保謚節愍

○宣德八年八月甲申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宋楚國文忠公歐陽脩忠襄公楊邦乂忠簡公胡銓益國文忠公周必大文節

公楊萬里信國公文天祥比來官屢更代事致因循曠缺祀典乞舉行盛典勑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褒崇忠節足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禮仍命有司以時備葺祠宇

體群情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奏內外官吏有坐罪遇赦卽以親喪告丁憂者恐或挾詐難聽其去

上曰父母之恩莫大焉君子不逆詐宜悉聽其去若果懷奸事發治之未晚

○七月戊子故通政使賀銀之子澂

仁宗皇帝授以鴻臚寺司賓署丞俾讀書太學至是自陳母老病乞放回養母上曰學者學為忠與孝也母老可使違養乎命禮部從之

○閏七月戊申行在中軍都督府奏監生馬聰歷事勤謹欲如近例送監讀書以俟科舉出身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先皇帝欲學者皆為實材故必令科舉出身以成遠大之用然人才性有高下年有長少亦可各隨所宜今後歷事勤謹有志科舉者聽令讀書餘如永樂舊例毋使淹滯

○丙辰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光祿寺廚子李伍等俱告年老有疾乞免役

上曰仕者有疾亦賜告老七十則令致事此輩執役之人勞苦累歲老病宜可不恤其悉放還鄉

○八月丁丑貴州水德江長官張沂奏奉部符令民計口納食塩鈔貴州郡縣皆溪洞蠻民自耕以食商旅不至無貨易鈔乞賜免納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貴州邊遠之地蠻民何由得鈔朕方綏撫欲其安業若令納塩鈔未必不至驚擾方面郡縣皆不以聞卿等亦不慮及此官土乃能言之是土官能恤民也其免之

○九月壬子石匠方真訴兄弟六人供役卒於京師惟真與次兄令仍執役有母年八十居原籍嚴州乞免一人

還鄉侍養通政使司以聞
上顧工部臣曰此於天理人心如何爾曹亦皆有母卒其即令一人侍母終身其一人亦令省母後還役

○十月甲申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自陳三年考滿例得本身誥命若封贈父母必俟九年今臣父年八十餘矣誠可懼之時乞停臣誥命先授臣父俾得生霑榮命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此孝子迫切之情其從之遂封其父以省身之官

○十一月丙辰國子學正曾才會言有母年七十餘居鄉戶無丁男乞歸侍養
上顧行在吏部臣曰唐陽城為國子司業諸生不省親者

斥之況為師乎其從之

○十二月癸酉陝西行都司所屬衛卒送官駝二百七十至京死者三十五有司以其失於飼養奏請罪之仍追駝償官

上曰一駝價直數馬雖十卒不能償甘肅至京道路甚遠其閒豈無傷損而斃者不必罪亦免追償

○壬午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民武鳳訴父送夏稅絹赴京中途遭盜刼縣官日夕杖責父償家貧急不能償乞姑緩期限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被盜非得已縣吏不思捕盜惟酷刑責償子不忍其父之苦來訴情亦可矜即移文令有

司免其償而急捕盜

○宣德元年正月己酉行在前軍都督府都督韓傳奏守衛西華門千户路旺私擅下直請執付法司治之

上曰昔

皇祖憫恤守衛官軍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許白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錦衣衛官訊之旺言有父病不及告暫歸誠有罪

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當矜恤者姑宥之

○三月壬子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奏宣府臨邊重鎮洪武中置六衛戍守後皆改調惟存宣府前一衛而左右二衛今屯定州請令復還宣府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定州畿内地以宣府兩衛置彼者永樂初權宜耳宜令復舊但兩衛軍士家屬不下二三萬人屯處已久今遽徙之人情稍難俟秋分兩番往来守備且俾預營廬舍一年後併以家屬行

○六月壬申蘇州衛指揮使何濟坐罪輸作畢當調衛自陳有母年八十餘無他兄弟乞復原衛養母

上問兵部尚書張本曰濟以何事當調本對曰以市薪不如價

上曰市薪小過養母至情姑從之

○七月辛丑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前日卿奏内官監欲取民間幼丁學匠藝行移應天府選取五千人彼幼未諳事令

習技藝不能則必加督責其父母之心如何且人家誰無幼子爾其體此心速止之

○庚申行在工部言工匠逃亡者赦後赴工過期請差官追捕

上曰工匠久處京師有司不能存恤饑寒切身不免逃亡赦後雖欲赴京道途之費豈能猝備况有遠在數千里外者宜量地遠近寬立期限命本處有司起送赴京不用差官煩擾且今京師無他營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無益也

○宣德二年二月癸亥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

負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退發來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宣德三年三月丁未放免老幼殘疾軍民匠九百九十二人先是有言工匠多老幼殘疾不堪役者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老幼殘疾不堪役者屢命爾放免而仍一槩拘役有仁心者不如此其速閱驗放遣至是始以名聞遂悉免之

○宣德四年三月己丑有紙匠訴云執役天財庫去家遠

日給為難通政司官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官府但知役之而不知養之豈政理哉凡工匠役內府者悉月給食米三斗

○四月丙戌行在兵部奏甘州前衛千户石安等送官馬至京中途馬多死由不用心之故請送法司罪之仍追償馬
上曰人亦有病豈但馬若送馬人道病死者官司未必以聞馬死不必罪亦不必償

○六月癸丑赤城營屯開平衛指揮方敏奏臣所守地正臨極邊數有聲息遣人飛報及其回還行在兵部不與廩給脚力道路艱難
上諭兵部臣曰飛報邊警豈是小事而令徒步以歸是不

達事體輕重自今悉如甘肅寧夏例與之

○九月己未行在兵部奏昨遣給事中往山東等處選調帶操新軍赴京宿衞請處於親軍之中

上從之曰用人須令得所若身未得所何以責其効力宜先令親軍衞分為定居止之處俾至即得安居不失所矣

○宣德五年三月辛亥成國公朱勇等奏操備官軍陝西鞏階州者来京師甚遠請以陝西内地官軍易之又山東内地官軍備倭海上沿海衞所却至京操備若此者甚多彼此不便請通行兊換

上悉從之因諭勇等曰大凡用人必須審其便利則人樂於趨事若不量度地里遠近人情難易既不便下人亦

有慢公務卿等宜速行之

○四月辛巳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監生周琮省親還鄉違限請逮治之

上曰人情固是戀土然亦有父母在不忍遽離者但移文趣之

○宣德六年六月乙巳行在户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賫贓罰銀五兩四錢赴京進納

上諭行在户部曰瓊州府至京師計其道路之費比所進加數陪所司何不體人情今後如此類者但令於所在官庫收貯無以勞民

○七月癸未常州民陳浚以賢良舉至京奏臣兄弟三人

長濟任賛善次洽兵部尚書俱卒臣母唐氏已封太夫人年八十乞歸侍養

上顧尚書郭璡曰洽死王事濟事

先帝亦博學今浚又以賢良舉非賢母無此二子其免浚歸養母他日用之未晚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四

97 R15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深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審刑罰

○洪熙元年七月乙未北京刑部工曹主事魯宗儒坐受贓殺人等罪行在都察院奏事經雖赦而情犯深重

上命杖一百戍廣西因諭都御史劉觀曰五刑謂之天討以其至公無私若以私意為重輕非天討矣爾法司能以公存心而行之以忠厚亦可感召和氣為邦家之福

於爾亦有利焉若立心不公輕重任情枉及良善人將歸咎朝廷鬼神監之亦非爾等之福如犯者情有可矜罪有可疑爾懷顧慮不欲自斷者為朕言之當為裁決

○是日行在大理寺奏刑部都察院所問大辟重囚

上曰刑法非致理之本然有罪不治無以懲惡必得實情則施刑者無愧受刑者無怨卿等最宜詳慎

○十月甲戌行在刑部尚書金純奏寶慶府知府李譽先奏府吏犯法會赦免吏告譽受賕事亦在赦前譽當免問

上曰此當問非欲以罪加譽但事有當别白者姦吏告訐未可輙信如所告實則譽不可復用虛即當治其挾私妄告之罪以為小人之戒

○十二月辛未金山衛指揮魏保奏千户蕭旻日事酣飲倭寇臨境調遣不至請治其罪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軍官職在禦倭寇至不應援不可宥即追至罪之又曰一人之言或好惡不出於公俟至必究其情實而後加罪

○宣德元年正月辛亥大理卿胡槩執松江土豪虐民者至京其中有殺人取財奪人妻女及老吏猾胥府縣不能制者

上以付行在都察院諭都御史劉觀等曰朕為天下主惟欲民皆得安夫安民之道必去害民者譬如台田有蝗蝻則嘉穀不成今此徒皆號民蠹然更須詳審或情有

可矜事有可疑亦當與辯所謂罰當罪則民服惟務至公勿有偏徇

○戊午行在大理寺奏猗氏縣民郭小生妻王骨都夜與姑同績仇人于八潜入小生室殺之而適小生父疑骨都私於隣人謀殺之執以告有楊恭者知于八謀首其事于八不服骨都被拷掠誣服獄上行在刑部不與辯將加刑骨都訴寃命文武大臣覆訊得誣狀時于八已死上命釋骨都遂諭刑部官曰罪至死謂之極刑況妻殺夫尤為大惡法司於此不用心何所用心彼若不言必枉殺之矣仁人君子於一草一木不肯輕折何況人命朕數戒爾等須存欽恤之心何得仍有此事今如容不問

若再枉人如此豈得更容

○四月癸酉辨義勇右衛閻群兒等非強盜釋之

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於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盗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言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决朕必不汝貸矣

○六月己卯四川都司械松潘等處力叔寨叛寇阿兀等二十餘人至京兵部請奏斬之

上曰叛寇固當誅況阿兀首惡法不可貸但番人語言

異恐有詐偽又二十餘人或有協從者未可一槩加刑令三法司審實惟阿兀等十八人應斬餘皆協從上命應斬者如律協從皆釋之

○七月乙巳溧陽縣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橫毆殺其鄉人乃賄有司誣為刼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大理寺卿胡槩廉察得實械送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上命都察院鞫之曰殺人必死不有宥但二十餘人中有無辜者宜推究情實庶不枉濫御史鞫之皆伏罪應死至大理寺審覆亦無異詞遂引奏上召至前親問之當英父子死餘罰輸作以無罪釋者七人

○宣德二年五月丙午

上親慮囚雜犯死罪皆減就徒徒流笞杖論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彼能因事改過即爲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嘗曰唐太宗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不可不慎

○六月戊寅富峪衛故指揮使張晦庶子奪嫡官行在刑部不能正嫡反得罪擊鼓訴冤始得白

上曰此刑部之不明也使其不擊鼓再訴則庶襲而嫡廢如公義何遂諭三法司官曰凡聽兩造之辭必明必審不明而枉直倒置人將謂朝廷用爾等不當而怨誹興矣其可不慎

○宣德二年六月丁未

上退朝御左順門召三法司官謂曰近來在外有司多以犯贓得罪此固小人重利輕身然其閒亦有君子奉公守法不徇私情奸究之徒惡其不便於己裝飾誣之法司昏懦不能辯理而自誣伏者亦有之矣凡人一被汙衊子孫皆以為辱卿等切須詳慎是是非非勿有所枉

○十二月丙申巡撫浙江大理寺卿胡槩等械強賊王虜之黨三百人至京

上諭三法司官曰二虜罪必不宥但一人之惡而累衆如此其中豈無善良詿誤者卿等宜與之辯無罪者不可濫刑有罪者不可倖免必須得實

〇宣德四年三月己巳遵化衛總旗王彪妻蔣氏姑揚欲取其奩具與己女不從姑疾蔣氏之不允積忿誣蔣捻其喉欲加害使彪訟之行在刑部蔣當斬罪蔣屢稱寃且引小姑及隣嫗為証事聞

上曰論獄不可縱尤不可枉彼欲殺姑姑女肯曲為解乎遂召小姑隣嫗至皆言蔣實無殺姑意

上命釋之因謂行在刑部侍郎吳廷用等曰姑慈婦孝當兩盡其道今以小忿而欲寘之死則不可其以此意諭遣之

〇四月乙未

上退朝御右順門諭三法司官曰昨大理寺奏陝西軍卒

因盜一羊而殺人論罪當斬朕思一羊之直幾何而致於殺人取之所得甚微而所喪甚重愚哉凡重獄中有可疑者卿等更須詳審

○六月甲午吏部尚書郭璡奏文官有犯以納米贖罪例徒流贓罪降一等

上曰例者所以權一時之宜豈可常行若久行之使貪汙者益肆其志廉公者無所激勸其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仍命諭法司知之

○九月丙辰巡撫蘇松等府大理寺卿胡槩等械送土豪至京皆以奸殺人奪人妻女田宅侵盜官粮等罪應死

上謂三法司官曰國家孜孜安民而豪猾害民如此非治

以法良善何由得安然卿等更須詳審處置使之心服

○宣德五年四月乙亥行在一法司奏重罪應斬絞者十七人

上取奏牘親閱之曰殺人者必死其中有誣告人致死者比之操刃故殺宜有不同皆杖一百發戍遼東於是免死者十人

○十二月丙戌行在大理寺奏舊例凡犯偷盜攬納等罪皆充軍按律盜官物者當絞斬今例止罰役請皆從充軍例

上曰斷獄須論情實若當重而輕則人易犯法當輕而重則人謂不平宜從一例然尤須詳審勿致失當

○宣德六年五月己卯福建永春縣典史王彛章奏縣民有深居山谷不供徭役抗拒官府者請發官軍捕之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豈有人而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道其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同往撫諭且察其所由果民之頑獷亦具以聞

○七月癸未大興縣民張三驢以役事歛里人陳售彛財物相毆提戒售彛母抱未晬幼男奔救失足跌仆地傷幼男首而死遂誣告三驢擊殺之行在刑部論絞罪三驢不能自明事聞

上曰先月亦有一事類此嬰兒在懷抱非與鬬者安可槩

殺宜覆覈至是刑部逮其親隣及旁見者皆云實跌傷死非擊傷也遂論售類誣人死罪未決當流二驢科斂取財當徒以聞

上諭侍郎樊敬等曰爾等職司刑罰而往往輕率如此下人受枉必多矣朕蓋慚見卿等卿等寧不自慚乎敬等皆頓首

○八月乙巳海南衛千戶俞華奏臣與指揮黃瑀捕寇臣率兵徑進被寇突傷力戰乃退而瑀不應援反以挫衄告臣巡按御史欲加臣罪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古語善用兵如率然謂首尾相應蓋同力一心則功可成今前後不相應固是取敗之道

宜令御史與一明辯務盡至公

○庚申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憾其伯祖以徭役委己又捶撻之誣伯祖妖書誹謗事應斬

上曰正家當先正身彼為家長必所行有未善致不肖子孫造誣今寘之死亦過但杖一百發戍邊使為子孫知所儆為家長者因此亦可以反思

○宣德八年十月乙亥釋蘇氏女死罪蘇氏嫁夫何僉與父同居僉死將扶喪歸葬其鄉父利僉貲固不遣女志堅決不可奪父誣女詈己法司當以絞罪大理寺以聞

上曰彼送夫喪歸葬是理之正而父之所為皆非正亦不聞女有非理言何以論絞治刑而昧理如此所枉必多

此女釋不問仍追財給女俾歸夫喪

○宣德九年三月戊戌右副都御史賈諒奏四川獲強盜陰海等一百三十一人番異者四十八人副總兵署都督僉事王瑜等奏淮安已獲強盜馬玉等四十五人俱服罪

上覽奏謂侍臣曰捕強盜必得實不可以累無辜於士澄誣執濫殺深可為戒今四川淮安之盜凡百餘人雖云服罪其中豈無枉者當令會官審實庶幾不冤遂勅諒及瑜等即與伸理不可誣飾以取己便

○六月庚戌浙江三司奏見監強盜當決不待時

上曰強盜當斬但不可使有冤漢誣殺一婦致旱三年遂

勑三司及巡按御史再會審果無冤則取決

○七月壬辰行在刑部右侍郎施禮奏昨請決重囚十四人有旨命再會官審覆今有詞者九人服罪者五人

上謂禮曰刑當罪則人不冤有詞者必有冤即再與覆勘務期其實然亦不可縱有罪服罪者皆如律臨決之際亦再審實勿令有冤朕已再三與卿等言若縱有罪殺無罪是卿等之咎不可不慎

恤刑

○洪熙元年十月辛巳金壇民有相告訐官司捕之而持兵拒捕傷人都察院以謀反論首從皆斬妻子為奴家產沒官其所在大赦前請旨裁決

上曰固當死但已經赦推其情則初因相告訐畏吏捕故逃捕急愈畏遂持刃拒抗此愚戇所為也殺之則可於宥之則廢法姑全其生悉發戍邊衛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冬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嘗所聞知若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上格天心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乎恕毋致深

刻

○六月壬午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欽恤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効驗但當以欽為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都御史劉觀等皆頓首曰臣等敢不祗服

○九月丁酉兵馬司引奏金吾衛軍婦遺火燒官民房舍當送法司治罪

上遙見其老遣問年幾何對曰八十餘矣且無子歎曰老

而有罪當贖况無子乎命釋之

○十二月丁卯勑法司决遣繫囚

上因謂少保夏原吉等曰昔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是君臣同德故能致理如此朕德涼薄雖夙夜盡心而仁化未孚犯者益衆卿等宜勉力匡輔庶幾無愧古人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宜深存此意

○宣德二年七月丙申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盛暑朕與卿等深居靜處猶覺可畏罪囚駢首就繫熏蒸煩鬱寧得無病宜即檢勘有應罰役者即時發遣應奏者即具所犯來處置勿令久淹若或疾病死於無辜足為陰德之累卿等宜體朕意

〇宣德三年七月甲戌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京師人衆鬬毆罵詈自是常事兵馬司擒獲皆送法司此等非有重罪宜即剖斷發遣今天氣炎熱豈可久淹或有因病而死即為枉殺無辜卿等宜深存惻隱之心毋枉人命

〇十二月乙未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决重囚

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覆諭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致枉死太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

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勵之曰殺不辜者縱勉人責難逃

冤誅不可不慎

○宣德五年十二月丁亥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盜當決擊鼓訴冤切詳各犯臨刑畏死煩瀆朝廷不可宥

上曰登聞鼓之設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今凡死囚擊鼓訴冤者必如例錄情詞以進令法司與辯若蒙蔽及阻遏罪直鼓者

○宣德六年正月丙戌直隸常州府知府莫愚言本府監禁強盜為從者二人皆從父兄行劫得財律應斬臣詢察其祖父皆以捕魚為業父兄行劫時年皆十二非能助盗今父兄皆死二人情有可矜

上謂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虞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我皇考嘗詔天下非謀反大逆父子毋連坐况事發時尚幼宜得寬宥命釋之

○六月丁未行在刑部奏錢成孫嘗與王忠相毆忠妻郭氏從旁救之誤墮所抱嬰兒傷腦死忠誣成孫踢殺論以絞罪大理審允具奏上以為獄有疑令再鞫之具得實狀成孫得免死上諭刑部侍郎樊敬等曰法司不體朕恤刑之心不以人命為重專用榜掠承伏人何得不冤其原問原審官吏俱罰粮俸三月仍命刑移識之再犯不宥

正法

○洪熙元年八月丁丑皇城守衛百戶李諒等怠於巡更先晚豫於巡更簿內押字識字軍欲奏之指揮楊輔收繫之不得奏事聞上曰帶刀夜巡所以防奸怠惰欺謾者可罪黨邪抑正者尤可罪命悉付行在都察院治如律

○九月丙午御史戴誠奏太常寺贊禮郎呂得眞買羊湖州逼取賄賂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國家重祭祀故犧牲諸物皆買於民間令酬實價不許損民今假此以求賄賂人既興怨神豈歆享就令御史治之

○宣德元年二月乙丑遼東義州備禦都指揮同知李信挾私杖死指揮馬迅都察院逮問當斬上曰草木雖微尚當愛惜人命至重豈可枉害況指揮朝廷命官而都指揮以私忿殺之則虐士卒可知命如律斬之

○二月戊戌羽林前衛指揮使陳廣貪酒暴橫結亡賴為盜殺人法司當以斬罪上諭法司曰二品正官受祿不薄猶為盜殺人此其人可知今內外軍職誰非功臣此而不誅是無法也其斬之如律

○四月大理寺奏嘉興縣民以私忿殺平民一家七人侵

盜官粮千二百餘石強奪民田律當斬

上曰居下而敢肆惡如此是一鄉一豺虎也小民何以得安命斬之家屬皆徙邊又曰朕非好用刑但扶植善柔不得不爾

○宣德二年正月戊午行在兵部奏保定衛指揮使李昺等皆因攬納粮米當降官

上曰朕念武人得官甚難凡有過誤每曲意含容今昺等所為蓋恃功妄作若又矜恕將無忌憚小懲大誡小人之福其降罰如例

○四月莊浪衛百戶張春無故毆軍人至死事聞

上諭都督府臣曰為將必善撫士卒古名將為士卒吮癰

故能得其死力身享富貴今兇暴如此軍士何辜令都司執而罪之

○九月戊戌行在大理寺奏汾州民粗知醫怒其鄉人求他醫用呪咀術殺之法當斬

上曰醫術本在活人不能其術乃為邪術殺人然呪咀亦豈能殺但其心當誅誅之如律

○十月己巳

上以松藩衛千戶錢宏激變番蠻都指揮韓整等虐害軍民失機悞事叛寇愈肆諭都御史劉觀等曰凡軍政不肅由威令不行威令不行由己身不正朕於此豈可姑息周世宗斬敗將七十餘人而軍聲大振所向克捷令

須遣廉正御史一人往問其實凡有罪者朕斷不容之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都察院奏大寧中衛百户劉勉管軍操練受軍士賂縱遣還家又冒支其馬料又毆病軍求財而誣奏其避操於律當斬

上曰朕常戒約軍士謂古良將能恤士卒所以能成功名令其周意撫綏無横加害此輩縱悪又復面謾豈可貸也械置教場榜以示衆後處決如律

○五月戊辰御史嚴暟等耽溺酒色曠廢職務又不朝參事覺命三法司錦衣衛同鞫之皆引伏

上曰禮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彼既放蕩無廉耻豈可復以禮待遂命枷項以徇

○九月山東新城縣董諒奏岳景賢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把持公事不納稅粮乞懲治之

上謂行在户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小民訣小頌必須年高有德者為之近聞此輩多不出於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訐上官侵害下民以私贓公無所不至誠如諒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二月癸巳陝西副使胡永成奏岷州衛指揮千百户龎敬等盜賣鳳翔等府秋粮應提問

上曰朕慮邊餉不足常切留心今奸弊如此軍士何所仰給古云軍竈未炊將不言饑今但務肥已不恤士饑此

豈可用命悉治之如律

○宣德四年三月辛亥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劾奏交阯道監察御史顧達巡按淮安考通判何正不稱職遣正辱罵玷辱風憲請黜之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風憲官為人所辱而甘受之不任可知其改用之又奏薊州衛千户朱毓妄陳獲强盗求陞賞今勘覆明白請治其罪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賞功朕未嘗吝但施不當則人懷僥倖奸弊日滋矣毓不可恕

○壬子錦衣衛舍人張恕差江西取逃匠併家屬赴京恕肆貪虐人以所居易銀與之不足固縶而捶其妻至死

又取其幼女事覺法司鞫問得實

上曰逆匠非有大罪肆毒如此鬼神不容其斬於市

○三月己巳行在大理寺奏山西陽曲縣典史馬欽詐稱母喪避事去律當杖於近例納米贖罪

上曰君子不忍死其親今此舉忠孝兩虧矣杖之百謫為邊民

○四月乙未賍罰庫副使王斌竊庫物當斬

上曰君子近利而不沒於利乃為可貴受命管庫以防盜乃自為盜實犯而死何辭命如律

○六月北安門守衛百户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題本臣遮至北中門守衛官不肯傳遞

上命取所進本賜之諭行錦衣衛指揮王節等曰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者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即為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付法司罪之

〇乙未大理寺奏萊州府學生程章姜辛誣告教授戚虎抵罪章應絞辛應徒近例罰工應還學上曰學者當務孝弟忠信兩人存心如此尚可教乎章依律辛杖一百發戍極邊

〇丙申登州衛指揮戚桂以操備科歛軍士綿衣萬七千餘匹事覺山東按察司請治其罪上從之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近聞軍衛科歛皆是減除

月粮是國家徒費粮而軍士不得食此輩上干國法下失士心不可不懲

○庚子兵部等衙門議凡軍人犯罪應調者不拘地里遠近仍調本都司極邊衛所餘丁發充軍

上曰法不可偏重若嚴于下而不嚴於上則下將有受其害者管軍官亦須禁約庶幾公平於是法司議軍官若害軍及抗拒上司不服差遣或因他事犯徒流者服裡衛分調邊衛調極邊離犯死罪依例降一等調用從之

○七月甲子御史沈閏受土豪金帛出其殺人死罪事覺閏引狀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應杖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豈可貸

其免杖發戍遼東邊衛

○癸亥行在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収王榮李舟為將軍令上直帶刀上命行在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諭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敢擅収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忘解佩刀為是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而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十一月武德衛指揮高山橫取軍士月糧事覺上諭錦衣曰指揮月俸與軍糧厚薄懸絕挾勢橫取豈知良將與下同甘苦之道命執付刑部治之

○宣德五年正月戊申山東文登縣僧明本等以妖言惑衆欲為亂縣官執送京師

上謂侍臣曰道佛二教本欲離世絕俗養生治性其後乃說禍福亦欲誘人為善而亡賴之徒往往以妄言造禍其付錦衣衛窮治之

○三月己未行在都察院奏北京國子監生許節等三人公差往應天府受民白金於律當徒

上曰為士當謹義利之辨諸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豈能卓然有立今太學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示警

○丁卯山西趙城縣知縣張秉差役不公民有欲訴之者

秉執而杖殺之民妻又欲訴執而烙其肢體亦死法司論以律當斬

上曰縣令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今以私意殺一家二人是民賊也無故傷人畜產食人瓜菓尚有罪況殺人乎斬之如律

○四月山西參議王俊與沁州知州楊瑀判官游華挾妓飲酒又受瑀等銀絹巡按御史康察以聞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曰人無私欲乃能立事功一受私即志屈氣餒豈能立事參議方面之臣所為如此豈能施善政耶令御史治之如律

○五月壬子彭城衛指揮井雨勾軍河南設詐取鎮平王

財城王馬儀賓家財行刑部論罪當絞

上曰禮蹴路馬芻有誅何況宗室朝廷至親今宗室家尚受其害況細民乎小民肆無忌憚當死但更審覆勿令有冤

○乙卯行在兵部奏山海一衛軍逃者二千餘人管軍官有應降職者應罰俸者

上曰邊衛備禦全仗軍士将雖智勇絶出一人能禦幾賊今一衛軍亡者過半賊猝至何以禦之如律罪之不可貸

○六月行在都察院奏宣府前衛指揮僉事王林守龍門關不嚴守備私令軍士出境捕鹿為寇所傷寇因入屯堡殺掠人畜鞫訊明白律當斬

上曰朕常戒邊將雖無寇時亦常如寇在目前日夜嚴備此人不遵朕言集將校斬以徇

○七月壬子江西按察司奏橫海等衛千戶文莊等領旗軍以公用為名斬伐袁州府分宜縣民納稅山木及奪商人已買之木掠民家財震驚鄉村所得三萬餘根又皆賣財入己請治其罪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號令屢戒官軍安分而違犯者不已固是武人但知貪利亦由風憲之臣不能振舉法度縱其無所忌憚其令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鞫治如律

○宣德六年正月庚辰河南按察司奏洛陽護衛千戶沈

能等受已獲強盜白金縱其逃逸請罪之
上曰強盜譬諸豺虎共惡而欲殺之彼縱之是縱豺虎害
人命治之如律

○癸巳德清縣丞張壽以斂民財當徒解赴京匿上林苑
監丞鄭顒家都察院奏顒亦當罪
上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顒庇貪人顒之為人可知併罪
之

○二月己亥棗強縣典史周宗本挾私杖殺皂隸御史任
祖壽受其馬減為因公事覺應流
上曰御史不能正直而與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率成風
法度廢矣如律罪之以儆其餘

○戊申駙馬焦敬縱中使擅收官馬為御史劾奏
上曰駙馬貴戚豈少一馬而并為小人之行命下錦衣衛
獄

○四月乙卯江西按察司奏贛州衛鎮撫劉福嘗以私事
干贛縣典史不從遇於路嗔不避以馬策擊之事屬違法
上曰典史非衛屬官敢挾私凌辱况以策馬者施諸人乎
武夫橫暴不可不懲命罪之如律

○丙辰初應天府溧陽縣人錢成詐言子死復生云見李
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成遂聚衆謀叛有司捕之不
獲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慾後來小人苟求利已詐長禍福

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愚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奸人多託以舉事前代禍亂不可悉舉令此輩又欲為張角邪勑隆發兵捕之至是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五月丁卯行在都察院奏定州衛軍三人夜竊入城樓盜鐵器遺燭燼延火藥毀城樓軍器請治罪指揮馮洪等防守不嚴之罪

上曰愚人自取死不足惜但城樓器械皆軍民竭力所為可惜也又將重有勞費向使衛官能嚴約束安致此失悉執而罪之

○壬辰張仁寺僧孫納芒葛隸以遊方謁諸王又詐言奉

旨株察幾事遣王奏之法司論當斬

上曰出家為僧本欲絕去塵累乃造偽惑衆取財既犯國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輩愚夫多信嚮之不可不治俟秋罪斬之

○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蘇州民有弱孫竊銀與人賭博者又誘之使盡竊其祖所藏遂殺之以滅口棄屍水中當斬

上從之因曰賭博大是惡事亡賴少年一染而不反未有不失身喪家者故家長於子孫必嚴訓戒使務實彼不接於見聞則心不亂矣今死者亦是失教之過豈可不戒又奏鎮江金壇縣主簿郝端怒吏王俊慢己因事搒

殺之又擅殺其父叔兄三人冀得息詞於律應絞凌遲處死

上曰縣官以私忿殺四人惡無以加其論如律因曰當官先以暴怒為戒誠是要語仕者所當務也

○九月丁亥總兵官都督劉廣奏秦州衛指揮于誎等宣德三年調甘州操備至蘭縣逃歸促之三年到莊浪逃歸請治其罪

上曰忠臣之赴國事當奮不顧身今頑不聽調則不知為臣之義此而不治朝廷將何以使人命都察院執而罪之

○十一月辛卯陝西按察司奏漢中府鈇知府同知王聚置酒邀教授張廸及所屬知縣求薦己為知府請治其罪

上諭群臣曰此亦無耻甚矣士君子患無諸己誠有之人將求我何俟於求人今卑辭下氣請托屬官舉之不思得之何顏居其上廉耻道喪不可不懲命按察司併數稜知縣悉罪之

○十二月甲午行在中軍都督府奏太倉衛指揮徐整以運粮減除軍粮百餘石歸己當治其罪

上曰節百家之口以足一人之欲比與士卒同甘苦者何如罪之不貸

寬宥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衡州蠻民潘康生等相讎殺既而首服又遇赦兵部尚書李慶請必正其罪

上曰蠻民相讎殺乃其習俗旣能首服又經赦原便可寬貸若復追論往愆則沮自新之路非所以廣德其放遣復業若再爲非必寘重法更以此意諭之使知改過

○宣德元年六月開平衛指揮同知方敏屯赤城交遞迯軍不遣人押送致有迯者論敏當杖降用

上曰朕嘗聞陽武侯言敏撫軍有方周知邊事今小過姑宥之又曰朕每聞人有一善輒識之不忘凡有一才可取未嘗以小過輕棄之不但敏也

○九月丁未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比者

車駕東征大賚將士銀鈔監察御史沈潤等監給都督僉事崔聚重給鴻臚寺丞何敏等違例多給運粮官軍廬

賞鈔皆冒關銀當問罪追銀還官上召濙至榻前容諭之曰朕以廉耻待人崔聚何敏朝夕在左右若皆追銀彼復何施顏面姑宥不問其不應賞銀而冒給者度今皆費用亦不必追沈潤等當是時繁致誤亦姑宥之

○宣德三年三月戊申行在兵部引奏軍官比試武藝不中者請加之罪

上曰此輩不思前人立功艱難平居懶惰不習所以臨事失措凡人立軍功皆由勤於武藝懶惰有未能成者且定限立回習熟若再試不中皆罪之

○宣德四年七月庚午都御史劉觀貪賍狼籍敗壞憲紀

其子輻交通刑部郎中許性御史嚴皚等過付賍私動以千計上初有聞猶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得實狀然後發之法司論觀斬罪輻應流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以輻及其黨皆謫戍遼東觀隨子居公議稱快

○宣德六年四月丁未御史劾奏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奪官軍屯田及借分等罪懷自首實謝過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朕嘗聞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勳旦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

而謙巳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草坐不觀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八月刑部奏遼東百戶張富程玘從指揮皇甫斌巡邊猝遇寇圍斌而富等皆走不救於律應斬

上曰姑宥其死皆杖一百降充軍俾立功如再失機必斬不貸諭刑部曰古人有用敗將而成功者昔

皇祖亦為朕言使功不若使過今姑宥之

○宣德七年六月御史孫純刑部主事王鎮以監決重囚誤斬首為凌遲法司論純等罪應斬

上宥之命罰役以贖既而諭侍臣曰凌遲本律之文命斬首蓋出於朕一時之不忍然凌遲非過也故止令罰役耳

○宣德八年正月丁丑監察御史給事中劾奏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杖殺萬全都司經歷蕭翀又造虛詞飾過請正其罪

上曰漢大將軍衛青統兵在外將士有罪未嘗輕戮皆請天子自裁時以為知禮蓋擅作威福良臣不為廣武夫不學不達此道但念其守邊久效勤勞故宥之都察院即封示此章俾之知警

○八月辛巳宥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等罪初詔書言罪囚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外餘寬減一等詔書未下民以所鞫重囚付大理詳審奏請及詔下民不待報有犯毆祖父母父母者一依寬減例發遣既而所奏者得旨

斷決乃復追還而逃逸已數人民具以聞

上曰書云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漢唐之世律有未載得引經為斷今詔書有未備者法司當量情輕重可寬減者與寬減不可者當奏何得一槩釋之此不得中矣遂命法司宥民等罪逃逸者令捕論如律刑科給事中年富等執奏民等不當宥

上曰爾言果是但朕已宥之不欲反覆其封章示之使自勵

○宣德九年十一月己卯行在刑部員外郎楊紹宗自陳先任北京刑部主事時有朋友史彬為保定府推官因

上計吏饋臣胡桃後奸吏舉其事傾彬遂連及臣今

坐是不獲受誥伏望
聖明矜閔
上曰用法當量情以朋友饋遺之微而終身受汙名過矣
命吏部與之誥

辨邪正

○宣德元年六月甲戌
上退朝御便殿翰林儒臣侍因進致治在用人之說
上曰易泰否二卦盡之矣君子進小人退上下情通斯謂泰小人進君子退上下情不通斯謂否泰之時人君大有為以成參贊功否之時君子退不可以有為求否泰之端則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

此豈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當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隱

○宣德四年五月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寔者

上因論為治之要侍臣對曰為政在人知人為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即堯舜處之亦取善於人未必己見皆是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卹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對曰知人誠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亦然少正卯是已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御便殿儒臣進講畢

上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爲厲階

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

○九月丁卯河南府奏永寧縣稅課局舊任大使李時復任新任大使劉廸當還吏部廸置請老人言其廉能於

上官乞留之事覺請治其罪

上從之因諭尚書郭璡等曰朕意各處保官皆出公道今觀此事人言不可盡信邪然君子小人操行不同亦不可因此盡疑之古人言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卿等不可不審

斥姦佞

○洪熙元年八月丙子交阯人阮克孝上言交阯有蜈蚣株之可得明珠為希世之寶

上謂侍臣曰彼欲以諂媚希恩也凡人進言雖不當朕未嘗拒此人語却妄誕左右有請罪之者

上曰但不聽之耳蠻民何足罪

○宣德元年三月丁巳龍江衛吏龍淵言鈔法阻滯乞禁止民間毋以布米麥交易則鈔可通行

上曰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無者互相貿易以厚其生豈可禁絕俗吏妄言可聽乎

○宣德二年十月己卯

上燕閒與少保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

上曰讒佞小人眞能變白為黑誣正為邪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王堲讒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為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閒若有其萌必杜絕之不使姦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黜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務也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聽選官歐陽齊言舊任浙江永康縣丞縣有山產銅礦宜發工匠烹鍊以充國用又言在京工匠逃者一次的決令上工二次三次者宜刺字罰工終身則有所懲戒

上諭行在工部曰此小人妄言求進其斥之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有建言云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而後有唐虞三代之治下至漢唐宋莫不皆由其君之賢明以致乂安而其言不及於臣

上曰必君臣同德而後可以致治豈當專歸於君古人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政以同體相資也言者謬矣遂斥之

退不肖

○洪熙元年六月乙卯浙江參議王和袁昱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坐贓遇赦吏部奏擬復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三人者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悉黜為民

○癸亥行在吏部奏浙江左布政使孫嵩河南左叅議王徵俱犯罪經赦例應復職然所犯者贓罪

上曰犯贓汙喪廉恥矣雖經赦宥豈可復居民上其皆罷為民

○七月戊寅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賴巽言布政司叅議莊謙才及按察司府縣官多非其才宜加黜罰具以名聞

上命吏部如所奏降黜又諭之曰牧伯守令以承流宣化為職任非其才下人受害爾吏部宜加意旌別毋忽

○宣德三年三月甲申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擇退吏典人品鄙猥及曾犯贓私并不諳文移者一百餘人當罷為民

上曰甄別賢否為治之要此輩無益於用汰去誠是但慮今次所當汰者未必止此頗聞外間言古人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於此卿等不可不慎擇

○宣德五年正月庚午南京都察院考送貪汙官郎中黄兆等十七人懶惰不治事郎中陳懋等十四人至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官無大小皆務廉勤況郎中尤重此輩貪汙懶惰即如例降黜自今當慎擇人不可濫授

○宣德六年五月壬午行在刑部奏歷事監生彭本勒囚受白金十兩罪當徒

上從之語侍臣曰士非廉潔正直不可用今未授官而使之學為政已齷齪苟利尚可用乎

○十二月庚戌工部主事謝孚以淫穢得罪行在吏部言孚已罰役當黜品改除

上曰田野民無行人猶絶之此人尚可依品授官乎遂降典史

抑僥倖

○洪熙元年七月壬辰行在工科劾奏工部侍郎蔡信前已奏求南京來賓樓一所以居家人今隱而不言又請南京廊房十間貪冒欺詐宜寘之法

上曰小人務利何有厭足但令山陵方資其用姑宥之廊房亦不與

○十月戊子漳州衛千户甘斌初以外戚推恩為錦衣衛

指揮坐罪降千户至是經赦乞復舊官

上曰貴戚豪横鮮不致敗如薄昭亦所不免其弑豪横多矣強奪民田詐傳詔旨無所不至爲御史劾奏

皇考天地之量不寘於法但降黜之以全其生今尚敢希

恩求進邪法不可以私縱恩不可以倖得押赴漳州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正一嗣教眞人張宇清欲求龍虎山道人度牒而難於自奏行在禮部侍郎胡濙代爲之

請

上曰僧道給度牒

祖宗有定制無託人轉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爾以朕意諭之

○宣德三年六月乙巳金吾左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效用行在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禁令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進若不畏死而勇於立功何患無高爵厚祿其付刑部治罪

○宣德四年七月庚戌行在兵部奏錦衣衛帶俸百戶黃勝因匠藝得官今告老乞以子代

上曰武官皆由艱難積累所以傳之子孫然自開國之初從軍効勞今尚有為旗軍者此以工藝一時蒙特恩果何勞而欲世官不允

卻貢獻

○洪熙元年閏七月庚申守居庸關都督沈清遣人進黃鼠

上謂侍臣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固封疆朝廷豈利其貢獻邪況黃鼠不足登爲俎取之徒勞人耳其勑清謹守關城勿有所獻

○宣德元年二月癸巳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尹須彌等奉表貢方物謝恩先是朝鮮所獻方物有金銀龍頭盞之屬

上謂侍臣曰朝鮮進貢頻數每有金銀器皿小國措辦必難宜止之遂勑祹曰金玉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祹感悅至是遣須彌等奉表謝

○宣德七年十一月辛未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趙琠金

王根等貢醃松菌及鷹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玩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屏異端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慶壽寺僧志了奏城西故有萬安寺久廢請化緣於民重作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化緣者巧取誑奪以蠹吾民不可聽

○五月乙丑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昨山西代州圓果寺

奏本寺是古跡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六月丁亥順天府眞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請給度牒禮部言

太宗皇帝時命尼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遣還父母家

上命遵

先朝令仍嚴女婦出家之禁

○宣德六年九月辛未行在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賜僧又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宣德七年三月壬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

上謂都御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務祖風往往以創寺為名羣舁佛像偏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皆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朝罷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事佛宋徽宗道効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懷遠人

○洪熙元年六月癸亥乞剌部屬亦速不花等來歸禮部奏定賞例

上曰遠人慕義舉家來歸撫之當厚本雅失理乃彼故主今其妻亦遠來名分不同恩亦當異其別與好第宅於是各賜金織襲衣綵幣銀鈔鞍馬有差

○七月壬午賜朝鮮使臣孟思誠等鈔幣襲衣

上因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遠國朝貢固有常分然我祖宗以來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舊典勿失遠人之心

○閏七月癸丑行在兵部奏在京居住韃官千戶也先不花言初歸附時其子也先帖古里為哈密忠義王所拘

今隨哈密使臣來朝乞給與侍養

上曰父子至親豈夷虜異情哉應給與之但今自哈密來留之不遣彼將謂拘其使臣非待遠人之道令歸言於忠義王遣之再來

○十一月乙未罕東衛土官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負差發馬多逃赤斤乞招撫復業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此失於撫綏致其逃竄彼雖悍獷我能安之則彼亦安矣其令總兵官費瓛等招撫令歸無責其過舊所負差發馬悉免之

○十二月丁亥行在户部奏忠勇王金忠歲祿宜米麥兼支

上曰彼挈家來歸待之宜厚且他無所營所恃者俸祿耳

米麥宜以時給之勿令不足庶稱
皇祖懷遠人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禮部奏請宴勞外夷朝貢使臣
上曰四夷賓服世所貴也其使臣今不遠萬里而來者皆
有慕於中國餼廩宴賜必豐庶昭朝廷優待之意

○三月乙亥渤泥國王遐旺之父在
皇祖太宗皇帝時舉家來朝及還沒於路因命遐旺襲爵
朝廷待之既優彼之忠誠逾篤今復遣使遠來可嘉宜
優賜之於是頒賜遐旺文錦金織文綺綵幣紗羅倍諸
番國

○六月癸亥朔遣使賜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

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遠夷歸誠固是美事特賜冠服亦表異恩古人言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朕與卿等尤當念之

○七月庚子白葛達國使臣和者里一私來朝貢遭風壞舟貢物盡溺和者里一思至京請罪且請賜冠帶歸見國王庶知其實造闕下可免罪責

上命禮部賜之冠帶俾附躃國貢舟還復進和者里一思等諭之曰倉卒風水豈人力所能制歸語爾王朕嘉王之誠不在於物自今惟賢爾誠足矣

○十月辛未遣使以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賜朝鮮國王李祹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與前代得失具在

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閑裀勤學朕故賜之若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

○宣德二年九月丁酉緬甸以故宣慰使新加斯無繼嗣請以大頭目莽得剌治其地行在兵部請下雲南三司體審

上曰遠方蠻夷因人情而遂與之使兵寢民安亦撫夷之道其即授為宣慰使不須再行體審

○宣德三年二月戊寅

上語尚書夏原吉曰書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蓋以能養己也北虜不納失里自遠來歸亦欲求養於此今已死其妻非能耕桑何以自給宜計其家口優養之毋令失

所

○宣德四年二月甲午亦馬剌兀者弗提屯河等衛指揮亦里伴哥等遣人來朝奏言昨大軍至兀良哈諸衛皆恐怖不自保

上慰諭之曰天道福善禍淫人君賞善罰惡一體天心豈有私哉兀良哈有罪則朝廷討之豈肯濫及無罪爾等但安分守法即長享安樂何用恐怖皆賜賚遣還仍降勅撫安其衆

○九月癸丑掌岷州衛土官都指揮僉事后能奏土官例無俸給臣父祖舊有田地房屋水磨今悉為人占據乞令還臣以代俸祿

上諭尚書郭敦曰古者公卿有圭田免其租稅使耕以自給今文武官皆有廩祿代耕而土官無俸固當給田土況是其父祖舊業其即移文有司令悉還之

○宣德五年二月丙戌迤北和寧王阿魯台使臣阿都赤等陛辭

上嘉阿魯台勤誠遣都指揮曹者赤帖木兒賫勅同往賜之金織文綺并所求藥因謂尚書胡濙等曰阿魯台歸心朝廷實由

祖宗威德所致今以病求藥亦悉與之朕以至仁待人人亦當識朕意濙對曰

陛下心同天地薄海內外無思不服譬諸草木皆戴生成

之恩矣

○宣德六年四月乙未有言阿魯台為瓦剌所逼率家屬南奔請出兵擊之者

上曰此虜自永樂中歸附貢獻不絕未有大過今勢窮感義當矜憫但彼未嘗自言朕亦不欲勞中國之力以事遠夷若又逼之於險豈仁者所為哉

○十一月乙亥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達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為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宣德八年十一月乙酉賜朝鮮國王李祹五經四書大全初王奏欲遣子詣北京國學或遼東學校讀書

上嘉之故賜之書且勑祹曰王欲遣子入學具見務善求道之心但念父子遠違情不相舍燕山川隔遠氣候不同或致不安不若就本國中務學之便也今遣書賜王以為教子之資王其體朕至意

○宣德九年二月辛未蘓門答賴國王弟哈利之漢朝貢至京以疾卒

上謂行在禮部曰彼萬里來朝傾誠歸嚮今死當隆始終之恩遂贈鴻臚寺少卿賜誥命官治喪葬給守塚户

○十一月己卯近臣自遼東還言外夷多以幼男女易米

於遼東者官軍得之他日往來交通泄漏邊事請禁止
上曰此必饑寒所迫故割愛以求活禁止必至失所勑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等凡夷人有鬻男女者官給與直男女悉送京師育之

馭夷狄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勑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搠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

○八月戊辰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寇敗之安定王桑加兒失夾等躬詣闕請罪

上謂侍臣曰安定本畏兀兒之地我朝置衛設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見利忘義今之敗實其自取然朝廷馭夷叛則討順則撫彼能悔過歸誠朕何吝寬貸

○甲申行在兵部奏初思州思南土軍皆本處夷人聚則為兵散則為民前宣慰田琛田宗鼎各奏設千户所令二宣慰司已革罷土軍悉復為民獨思州思南二千户所官尚存若仍存之則當聚兵使之率領不然亦請罷之

上曰撫治蠻夷當循舊俗若再聚兵非請安之計宜改除

之千戶令歸舊衛所其本土頭目仍屬各長官司後或用土兵令其率領

○十一月甲寅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征剿廣西蠻寇以斬首級之數來聞

上謂侍臣曰蠻民亦朕赤子其為患不已固當用兵但殺之動以十數其間豈無脅從非辜者乎苟得良牧守如賈琮刺交州開示恩信慰撫而降之安得殺傷之多如此

○宣德元年正月辛丑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比鎮遠侯奏廣西蠻賊覃公旺已就戮其餘尚有未平者朕思蠻寇刼掠若所在官

軍制馭嚴察亦可無患致其猖獗皆因失於防閑今殺戮既多亦可憐憫其未平者更令人招撫若不悛改然後加兵亦未為晚遂勑鎮遠侯顧興祖遣人撫諭

○七月丁未鎮守山海都督陳景先奏比巡邊官軍至鮎魚石關遇虜寇與賊敗之追殺殆盡獲其所乘馬以歸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虜好鼠竊但防守周密來則擊之去則勿追保境安民此為上策宜戒景先等毋貪小利

○宣德二年四月甲戌廣東三司奏瓊山縣黎寇平械首賊王觀政等至京師

上命付行在刑部因謂尚書蹇義等曰蠻性雖難馴然好

生惡死之心則同若撫綏有道彼亦安肯自取殺戮今之為變必有所激致之死地亦可矜憐宜嚴戒撫黎官寬以馭之若生事激變國有常刑

○宣德四年四月辛巳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討柳潯二州寇并誅其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徇歸寇所掠軍民男婦四百四十六人以聞

上謂尚書張本等曰蠻性兇悍其死皆所自取今瘴癘之時宜速令雲息兵有未服者遣人招諭若能順服亦可寬貸

○七月己酉兵部奏湖廣保靖軍民宣慰司同知副使僉事皆缺請命涖官往治之

上曰蠻夷之性難馴流官不諳土俗治之尤難必其同類乃能相安其令都督蕭授就土人中擇其素有恩信衆所推服可任用者具名奏來更令授從公選擇不可濫舉

○宣德五年十月己巳巡按雲南御史杜宗言土官有犯奏請提問而蠻夷恃恩每犯則遷延避匿請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請六品以下即提問庶革奸弊

上以其奏示法司且諭之曰蠻夷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琮所言過矣其循

祖宗成憲毋改

○宣德六年六月乙卯四川龍州儒學訓導田瓊言松潘

蠻叛服不常而山林深阻用兵實難宜遣官分守要害使不得耕種彼既困乏擊之則易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採然天生此類其性固殊為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為盜在此者不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官盡心區畫務在得宜

○宣德七年二月乙卯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思曩日簇番民盻舌棚爾節強掠本簇人畜殺千户棚爾結臣令入番収馬請治其罪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番民殺部長是無上下之分不治則紀綱隳矣當處之有道不廢法亦不激變乃為得宜爾

其以朕意諭之

○己未巡按貴州御史陳斌奏安千子坪生苗梗化累肆刦掠請發兵四面攻之必可殄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蠻人雖常刦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為患何至便興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蠻夷亦好生惡死宜令按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過自新

○四月癸卯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初韃靼脫脫不花等二十餘戶既降復叛今在鐵門關西請發軍擒捕

上諭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虜性難馴朕以寬待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今以二十餘家輒欲興兵捕之所得幾何

徒自勞費保境安人要為上策爾移文令廣愼固封守勿輕出兵

○十月辛亥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招散遣人貢方物且奏云波勤常以土酉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勤土酉土雅皆未嘗歸化朕豈勞中國之人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勤之過宜降勅慰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宣德八年二月己亥行在兵部奏扯兒禪指揮伯蘭火者等告宣德四年來歸時經沙州衛西番刼其人口四

百馬駝一千餘羊五萬乞追還
上曰事虛實未可知實而不理則失其向化之心不實而理之將激怨遠夷勅總兵官都督劉廣究果有即令沙州衛追還不然具奏區處

○六月丙午四川都司奏比以烏撒烏蒙二府土官知府祿昵尼祿等爭地讎殺蒙遣行人章聰侯璉奉勅往諭之皆悅服烏蒙耆老念其世親以所爭地十之三讓烏撒永息爭訟
上顧左右曰蠻夷能讓亦是天理未泯特患訓諭不至耳果能開誠布公何不可化
上巡邊徼于洗馬嶺諸將咨請于

上曰此外不百里虜人常至圍獵可出兵掩擊之

上曰彼不為患即已可不聽其圍獵乎諸將曰此輩豺狼野心終不能保其不為邊患失今不圖後將悔之

上曰朕此來飭邊備耳非為捕虜且嘗遣人撫虜矣今掩擊之是朕失信豈可為乎爾等固是為國之心但朕欲存大信耳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五 終